說郛續

說郛續目錄

弓第十二

否泰錄

明 劉定之

昔我

太祖高皇帝膺受 天命驅逐胡元遁歸朔漠其末

帝妥懽帖木兒既殂

太祖以其嘗君臨華夏也諡爲順帝可謂盛德至仁

矣順之遺亂據其故穴仍君長其醜類世數莫考惟

知其地名瓦剌其君立于 宣宗皇帝時者名普花

此稱爲可汗而彼自稱不可知計必仍僭其先世大

號也故其臣亦悉用故時將相稱號豈非羊質虎皮
鸞翰鳳鳴者哉稱丞相二人曰和寧王阿魯台曰順
寧王脫懽常遣使朝貢　朝廷賜以詔書亦稱之曰
王其後二人相繼死而脫懽之子曰野仙悉有二人
部屬其號爲太師君臣異處常不相見昔花娶野仙
妹以相固結今
皇帝即位以來野仙每年冬遣人貢馬　朝廷厚答
金帛過元旦郊祀始去久而漸桀驁不恭往來通使
等變詐翻覆告以中國虛實野仙求以其子結婚于

帝室通使皆私野仙進馬爲聘儀　朝廷不知也
答詔無許婣意野仙惚怒以　正統十四年七月初
八寇塞外城堡多陷没邊報日至遣駙馬都尉井源
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旣行司禮太監王
振復勸
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保成國公朱勇等治
兵朝臣奏疏請留不允十七日　駕行命郕王居守
每旦於闕左門西面受羣臣謁見朝政皆太監金英
吏部尚書王直鄺埜學士曹鼐等官軍私屬共五十

餘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井源等敗報踵至　上至
大同暮有黑雲如繖罩營雷電如雨振惡之乃以
駕還八月十三日至狼山虜追及遣朱勇等三萬騎
還戰皆敗死無隻騎回是日　駕至土木日尚未晡
去懷來城僅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
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十四
日欲行虜已逼不敢動兵士束手饑渴十五日虜使
持書來以求和為言召曹鼐草敕與和遣二通使與
虜使偕去遂移營踰塹以行迴旋之間行列已亂爭

先奔迸勢莫能止虜騎躁陣而入奮長刀以擊我軍太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虜叢入中軍官侍虎賁矢被體如蝟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文武軍吏幸免者蓬首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饑餓得達關虜舉我輜重惟取其金銀珠寶貴細者其實虜衆僅二萬我師死傷者過半十六日　上在虜營手書遣使與懷來守將言被留且索金幣懷來城閉不可入縋而登復遣人送至京以其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

下須臾敗報私相告語愁歎驚懼出至紫陌見軍士奔歸瘡殘被體血污狼籍然尚未知　上所在也是日午遣使齎黃金珠玉奕龍叚匹等物馱以八馬詣野仙營請還車駕十八日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　郕王攝總萬機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始啓事奉　令施行衆皆謂行且即眞矣數日內外洶洶不自保已而　皇太后詔天下立　皇子見深爲皇太子又數日尚書于謙等彈奏奸臣王振傾危　宗社歷數其罪千言讀既畢　王

諭以自有處置諫等言振罪惡滔天今日不正典刑
滅其族臣等皆死于此決不但已也因痛哭聲徹中
外　王起入内使將閤門衆擁諫等隨入太監金英
傳　令旨且退衆奮欲捽英英懼言金籍沒振遣指
揮馬順往衆曰奸臣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鎰英脫身
入順前勸解辭色稍遽給事中王竑捽順首衆爭毆
之蹴踏擗裂須臾而斃或就脫順靴擊出眼血流門
閫前衆愈怒求内使毛玉等二人英使人捽出亦擊
殺之曳三屍陳于東長安門軍士猶爭擊不已陳鎰

等奉　令旨籍振宅并其黨彭得清內使陳管家等項之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跽于廷共唾罵之乃宣　令旨獎諭百官各歸蒞事拜謝而出明旦移　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由此即眞之議益急振宅在宮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僭擬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馬數萬匹縊山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山弟林亦爲錦衣衛指揮從振死于虜林九凶悍姬妾百數二十二日虜擁　上至大同城門不開校

尉袁彬隨侍以頭觸門大叫於是廣寧伯劉安給事
中孫祥知府霍瑄同出見獻蟒龍袍　上以賜知院
伯顏帖木兒及野仙弟大通王賽漢王　上曰秋稼
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以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僞
難測宜嚴為備安等獻酒　上酹地飲訖虜令括城
中犒軍物并內官郭敬等金銀共二萬餘兩來迎
駕既獻虜笑不應二十三日　上索西瓜雪梨則與
虜食訖遂去過猶兒莊九十九海子又行見蘇武廟
李陵碑以二十八日至黑林松野仙營在焉　上入

營坐野仙拜稽首乃侍坐牽馬設燕出其妻妾四人
以次奉　上酒歌舞以爲娛其後遂奉　上居于伯
顏帖木兒營去野仙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此其妻
見　上亦如野仙禮伯顏帖木兒每二日獻羊七日
獻牛野仙每七日獻馬二人者每出獵則自以其所
司黑馬黃羊之類來獻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　王早正大位以安國家有司擇日行禮
衆相率詣文華殿門請　王出見辭讓不息衆共言
且宗[illegible]不可虛　聖母有命不可違有旨從請

乃再拜山呼而出九月初野仙遣其酋長尚書來言欲送 上還京入見賜以冠帶綵段隨行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若干匹賜野仙初六日 上即
皇帝位遥尊 上爲
太上皇大赦天下百官六軍賞賜有差後十數日野仙復遣使至書辭悖慢 朝廷復書大略言中國已立
皇帝天下兵甲衆盛可相抗禦之意已而命羅通孫祥皆爲副都御史守居庸紫荊關石亨爲武清伯總

京師兵馬十月野仙入寇自紫荆關入殺指揮韓清等孫祥走死初九日虜至京城西北關外石亨等營于城北兵部尚書于謙督其事都督孫堂營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交趾舊將王通爲都督鴻臚卿楊善爲副都御史守城虜連日抄掠亨等與之殺傷相當其酋長鐵頭元帥死焉時幾何降附胡人留居者多乘時爲寇　朝廷重賞購捕被獲者眾日不絕虜稍沮復遣使言欲和十七日以通政參議王福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持羊酒往

野仙營與其弟及伯顏帖木兒擐甲冑厲弓矢十
上帶刀引福等前路刃夾之福等拜託野仙揮却羊
酒取敕視蕃字　太上取敕視漢字野仙謂福爾等
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福辭歸
時四方兵漸集虜夜遁從居庸關出遺所掠人口牛
羊于路以緩追兵　太上自紫荊關出乘馬踏雪而
行遇險則衣袱執鞚既入虜境野仙來見控馬拔刀
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十九日至
剌可汗普花遣使獻馬先是普花駐兵關外未入至

是以尋舊約通和爲言　朝廷以其求緩師却之胡
濙王直言晋花野仙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
從濙等　言亦使人入見獻馬八匹賜衣服冠帶酒
饌金帛視常年有加二十二日遣楊洪孫堂范廣等
帥兵二萬擊虜之未去者二十五日破虜于固安得
牛馬驢數百匹奪還人口萬餘十一月初八日以虜
既退京城解嚴降　詔撫安天下十一日免朝百官
望拜　太上聖節于朝天宮十三日楊洪等旋師入
見言虜衆已盡絕其實不過百餘散掠各郡驅人畜

以自擁衛望之若萬衆官軍不敢逼其南去者各郡以漸捕獲之北去者洪等逐至關殲焉猶殺官軍數百人洪于俊幾爲所殺旣奏捷以洪爲昌平侯與副都御史羅通練兵于東教場石亨練兵于西教場二十三日野仙遣使來索大臣迎　駕約以後月初三日至其營否且又入寇書辭甚慢不答二十九日冬至免朝賀毎年是日遣官祭　長陵　獻陵　景陵至是以胡寇近在山外陵旁官守祭器皆被焚掠守陵官軍死亡逃竄輟祭禮十二月初二日贈太師

英國公張輔爲定興王學士曹鼐爲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皆死于土木者也初四日尊　皇太后爲　上聖皇太后初七日尊　母吳氏爲　皇太后初八日立　妃汪氏爲　皇后册　太上宮嬪周氏爲貴妃郎　皇太子所生母也初十日　詔告天下赦在京流以下罪囚　景泰元年庚午正月初一日受朝免賀初七日　太上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推舉舊任老成當行　不初十日大祀　天地于南郊慶成賀宴如常年十八日遣都督范廣等率

兵廵居庸等關以虜入遼東寧夏皆有報至也二十九日遣都督等官石彪等率兵廵懷來宣府等城閏正月初十日諜報虜掠西陲取慶府楚府所牧駝馬牛羊以去二十六日大同奏虜至城下總兵官郭登敗之陞登定襄伯二月初一日大同奏敗虜于黄上嶺獲首級十三顆馬驢一百二十三匹奪還男婦二百二十五口器服稱是指揮使許貴之功也十四日宣府叅將楊俊執喜寧喜寧内侍從 太上在虜中者也數導虜入寇 上患之 太上亦以虜入寇不

巳則和不可必不和則還京未有期也惡寧寧又忌
袁彬嘗誘之出營將殺之　太上覺其詐急召彬回
乃得免及是彬言於　太上遣寧傳命于俊索春衣
因遣軍士高磐與俱彬刻木藏書縶磐髀間以示俊
俾因其來執之俊既得書與寧飲城下磐抱寧大呼
俊從兵縛至京師處以極刑於是虜失其向導亦厭
兵矣十六日以石亨為征西大將軍率步騎三萬五
千人出紫荊關以巡北邊其後虜涉春及夏不復大
入六月二十六日野仙以屢使議和不成俾其知樞

密院阿剌爲書遣共叅政完者脫歡等來上疑其詐召文武羣臣議以爲虜交兵既久士馬疲怨又失常年和好之利度其情出於誠耳　太上在虜理宜迎復虜縱以詐我當推誠　上聞允遣禮部侍郎李實大理少卿羅綺指揮馬顯與脫歡等以七月初一日行十一日至野仙所營尖八兒禿之地野仙曰兵端皆因通使陳友等小人締構以致小事成大及我送

太上還京不遣大臣來議又殺所遣使臣張關保等我回北後遣者盈不花等亦不生還其故何也實

等答曰太師雖名送　駕兵行不戢攻掠野　朝
廷豈信張關保等死於陣者盈不花等未至京皆因
將士不以爲來和而以爲來戰故也野仙曰喜寧是
朝廷內臣我所遣來何爲亦見殺實等答曰喜寧蒙
太上厚恩却乃導引太師兵馬殺之宜矣野仙曰
太上在此我令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未嘗失禮因
以酒酪飲實等十三日遣人引實等至伯顏帖木兒
營見　太上實等拜泣問起居　太上曰朕非以敗
遊而出實爲生靈除害然陷於此者王振所致也及

野仙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但唆令進兵今王振喜寧皆死矣因問 上聖太后與 上安好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曾將衣服靴帽等來乎實等曰虜中屢有人走回皆不知 車駕何在朝廷遣使亦無回報以此臣等行時諸物未帶時 御用物惟金龍繡枕任實等因自出所有金器燒酒焙肉等為獻欲盡取所齎米來獻 太上曰小事勿勞卿也為朕通和乃大事爾實等因極言王振棄背擅國致寇之罪 太上曰振未敗時無人肯

言然言朕亦不能燭奸悔復何及語將畢伯顏帖木兒至　太上賜酒共飲伯顏帖木兒復邀實等至其帳相與飲實等回至　太上帳來留宿館伴者不肯實等乃至野仙營宿十三日野仙置酒以飲實等野仙曰爾等念　太上否實等曰　君父蒙塵臣子豈不念乎野仙曰爾等既念何不迎回實等言來迎之意野仙將從之伯顏帖木兒言禮物未備不可容易野仙乃止凡實等所與野仙及伯顏帖木兒語者其妻皆在坐共議傳酒相酌野仙伯顏帖木兒貂裘帽

其妻珠翠覆面垂肩豔酪盂肉粗塊長啜亦更互吹

彈歌舞以爲樂十四日野仙遣其右丞把秃同寶還

貢貂皮馬匹遣其尚書土兒罕同羅綺往大同調回

虜兵不復擾邊實辭　太上神出書三通以授實其

一奉　上聖皇太后其一達于　上其一以諭羣臣

伯顏帖木兒約實速來成和好且指野仙幼子曰此

與　朝廷議婣者也實不敢對十九日實至懷來遇

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同可汗普花所遣使皮兒

馬黑麻北去葢瓦剌國政皆野仙專之其兵最多普

花雖爲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illegible][illegible]人者且鼎足而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野仙而敵則均受及欲和則野仙恥屈意而陰使普花阿剌來言阿剌所遣脫歡既多實等行普花所遣黑麻等復要善等出惟慮和之不早成也實等既至京緣邊虜兵皆退二十九日善等至野仙營野仙方出獵八月初二日回營與善等相見　太上遣袁彬來會彬臥起常不離御帳甚寒則以身爲　太上溫足彬嘗病　太上坐𫞕彬肩背取粥啖之以出汗至是從旁促善等使

盡言野仙送許送　太上還京平章昂克曰旣是送
還有何禮物善等曰太師敬我君父故送還豈先論
財乎　朝廷臣子蒙太師盛德豈有不報野仙曰昂
克說不合理我圖垂名後世爾衆酋聞善語皆以齒
咬其指曰好漢好漢初三日善等見　太上于伯顏
帖木兒營初四日野仙請　太上至其營餞行野仙
彈琵琶其妻奉酒善等侍飲執臣禮甚恭野仙歎曰
中國好禮數宴畢野仙送出帳十數步　太上登馬
乃退盞　太上在虜踰年未嘗屈尊野仙間見必致

敬曰我人臣也可與　天子抗禮哉嘗欲以其妹事
太上不從乃止以此深服　聖德虜人往來窺覘
天容穆然殊無慘沮惟聞實等言　聖母安好乃泫
然出涙飲食所餘多以　賜中國被虜者及其將歸
莫不悲戀虜人亦不忍別連日各設筵餞初八日
太上駕行伯顏帖木兒護送十一日駐蹕野狐嶺伯
顏帖木兒等數百騎皆慟哭良久旣別去昂克於中
路射麋獲之馳追十數里來獻十三日駐宣府十四
日駐懷來十五日駐唐家嶺　上遣內閣學士許彬

南將至　太上命書詔諭避位免羣臣迎十六日
自東安門入　上迎拜　太上答拜相抱持而哭各
述授受之意推遜良久乃至南内羣臣就見而退
大赦天下有生咸欣欣焉　聖朝承平既久孽潛
滋内而奸臣擁弄外而驕虜憑陵己巳之變尚賴天
心黙佑皇圖鞏固振威以遏其傲厚德以化其順故
庚午中秋之慶亦亘古所無斡旋乾坤並明日月用
夏變夷撥亂反正何其神速也哉臣因所目擊耳聞
參以楊善李實所述奉使録錢溥所述袁彬傳約其

繁蕪共爲此錄蓋出征之月否卦用事之月也迴鑾之年　景泰紀元之年也先之以否繼之以泰雖則世運關天數矣名之曰否泰錄自以身備史臣於國家大務不敢不具載以備遺忘故也雖然　聖神相繼于億萬年撫念前事豈不增致治保邦之良圖哉

遇恩録

明　劉仲璟

洪武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早仲璟胡伯機於　奉天門見欽蒙　聖旨到歇處去毎日來見十六日早朝　奉天門欽蒙　聖旨你叔叔的兒子着他快完了圖來見章三益有甚麼人回奏有子　聖旨你明年帶得來葉景淵家有甚麼人你去尋問有人時與他帶將來　聖旨你如今年年來見　我各人與你鈔一百錠做盤纏回去十七日早朝謝　恩奉天門

宣諭你如今回去尋師問友但是有見識人師問
於他你學得高了人皆師問於你便不做官也高尚
了你爺父親都是志氣的人說的言語都說得是人
都聽他那時與　我安了一方至有今日　我的子
孫享無窮天下你老子的子孫享無窮爵祿男子漢
家學便學似父親樣做一個人休要歪歪搭搭的過
了一世你每起　我在這裏年年來叩頭你每還是
候年這歇來你每小舍人年紀少莫要花街柳市裏
去你父親都是秀才好人家休要學那等潑皮的頑

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同胡伯機章允載

業承道於　奉天門早朝欽奉　聖旨敎他每月日

隨班朝見過節了着他回去二十五日早朝奉天門

再　面見欽奉　聖旨你那劉當糧長的在這裏多

時他家裏糧誰與他辦回奏說　欽奉　聖旨每人

與他伍錠鈔過節你每這幾個也年紀小裏讀書學

好句當你每學爾的老子行　我來這裏時浙東許

多去處只有你這幾個老子來到如今也只有你這

個老子來說你每家裏也不少了穿的也不少了喫

的你每如今也學老子一般般做些好勾當鄉里取些和睦你每老子在鄉里不曾用那小道兒捉弄人他與人只是誠義所以人都信服他大丈夫多是甚麼做便死也得個好名歪歪搭搭死了也干着了個死葉景淵雖然這般死他死在官我也常念他劉伯淵他在這裏時滿朝都是黨只是他一個不從他吃他每蠱了他大的兒子這小的也利害不從他也吃他每害了這起反臣都吃 我廢了墳墓發掘了那胡仲淵他若早依着 我說也不到這上他只性緊

了些恁父親到是有見識人便做先吃些虧到底也
得個好名胡家這小的癡早自將得這誥來　我道
那里得些誥來原來是他的　我隨即趕得他回來
他那哥潑皮又不至誠又要害　我的軍　我發他
在雲南金齒阿關鈔了再叩頭　聖旨我年將不趕
除了這鈔你須將去買些酒喫過節再見我了去叩
頭二十六日早朝　奉天殿謝　恩二十九日隨班
洪武二十二年正月朔旦隨班行　朝賀禮初四日
早朝　奉天殿再於　華蓋殿面見欽奉　聖旨你

這幾個小的雨下畢天晴了回去等　我郊祀　天地了去十三日晴　上御殿宣制洪武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大祀　天地於南郊你文武百官自十三日為始致齋三日各供爾職隨班行禮十五日早朝奉天殿午後　大駕御南郊十六日晴郊禮畢　駕回宮　上御殿隨班行禮慶成十七日晴　上御殿賜宴行禮謝　恩宴畢出十八日晴早朝　奉天殿再於　武英殿面見　聖旨禮科給事中那里那中間小的是胡仲淵的兒子他父親陣亡了這個蔗家

他公公在江西做府官吃陳家殺了這劉伯溫是個好秀才吃胡陳盡了那胡家吃我殺得光光的了這三個丈親都是好男子各與他伍拾錠鈔那東邊長的是章三益的兒子與他貳拾錠這個是胡仲淵的姪兒與他拾錠關鈔再於　武英殿叩頭欽蒙
宣諭你家去種田的種田有莊佃的使佃僕有伴儅的使伴儅你每還好學聖一日便學三句學到四五十歲也好了你每父親便吃些虧呵如今　朝廷也要個好名你每日不知道胡你早將得這誥來　我

纔知道是你家便趕你回來爾那哥潑皮在那裏且
由他去十九日謝　恩辭奉天殿再於　奉天殿御
道東邊　面見欽奉　聖旨你每回去行着好勾當
休汚了父親的好名你休道父親吃他每盤了他只
是有分曉的他每便思着他若是那等無分曉的呵
他每也不思他他思到如今　我朝廷是有分曉在終
不辱他的好名你每大的教着那小的學着父親每
行去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於　華蓋殿
面見欽奉　聖旨呵道幾個小的也來了各與他兩

錠鈔過正了去於禮科領鈔再於　華蓋殿謝
恩欽奉　聖旨恁每都在這裏歇着過正了去時再
見　我了去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於　華蓋
殿面辭欽蒙　賜鈔再於　奉天門左煖房內謝
恩欽奉　聖旨恁每回去至誠着恁老子都是君子
人這章三益是個善善良良一個老兒回家去好好
的死了劉伯溫他父子兩人都吃那歹臣每害了我
只道他老病原來吃蠱了這胡仲淵他鄉里都信服
他與我帶將許多人來只他那大的子不才他在金

齒呵等他在那裏錦衣衛官領引他這幾個去見
東宮與殿下說這幾個都是有大功的　我如今老
了怕他不知道恐民間有是非傷着他殿下記着當
令錦衣衛官同內官引去　文華殿見錦衣衛官傳
旨謹敬奉　令旨我知道了洪武二十三年復獲
山賊炎再起等三名六月初六日見奏　聞欽奉
聖旨錦衣衛官與他收了人你帶幾個伴儅來明日
帶得裏頭來見了去初七日見欽奉　聖旨那三個
是舍人的伴儅各賞鈔五錠舍人是劉伯溫的兒子

賞鈔壹百錠做盤纏回去長解的在那裏着他入來
賞鈔各壹錠關鈔謝　恩欽奉　聖旨劉伯溫在這
裏時胡家結黨只是老子說不倒　聖旨你父兒做
一世好人都停停當當的了你父親吃胡家下了蠱
藥哥也吃他害了你老子雖然吃些苦麼你如今恰
光榮洪武二十三年爲冒名提取資軍事十二月二
十二日見奏　閣欽奉　聖旨這是劉伯溫的兒子
你那裏是軍罷再見欽奉　聖旨你記得父親的誥
麼你帶得來麼回奏帶得來　聖旨便取得來取誥

進欽奉　聖旨宣吏部官　聖旨我到婺州時得了
處州他那裏東邊有方谷珍南邊有陳友諒西邊有
張家劉伯溫那時挺身來隨着　我他的天文別人
看不着他只把秀才的理來斷到强如他那等鄱陽
湖裏到處斷殺他都有功後來胡家結黨他吃他下
了蠱只見一日來和　我說　上位臣如今肚內一
塊硬結怛諒着不好　我着人送他回去家裏死了
後來宣得他兒子來問說道脹起來緊緊的後來瀉
得鱉鱉的却死了這正是着了蠱他大兒子在江西

也吃他藥殺了如今把爾襲了老子爵與他五百擔
俸同奏臣出力氣事盡死向前報本欲在襲封伯爵
的事哥有兒子在欽奉　聖旨他終是秀才人家孩
兒知理熟大功爵讓與哥的兒子好阿當宣劉廌進
兒襲爵二十三日具服謝　恩欽蒙　賜金綉衣
服壹套金鞍轡馬壹匹幷賜南門内房屋壹處欽奉
聖旨取得胡仲淵章三益葉景淵王三家來二十四
日謝　恩就往所賜房欽奉　聖旨你如今休去
我也與你個小職名兒與朝廷辦些事只着報喜的

家人稍着書子去着他每來二十五日欽奉 聖旨
我考宋制除俻做閣門使夜來翰林院考了這衙門
正以如今儀禮司一般不着你管儀禮司事只要跟
着駕但是我在處俻使有着傳 旨意發放事呵
我如今着你叔姪兩個都回家去走一遭把你老子
祭一祭祖公都祭一祭便來二十六日謝 恩二十
七日吏部官引奏授正六品欽奉 聖旨與實授三
十日辭回鄉祭祖洪武二十四年二月回京二十日
早朝 奉天門見二十八日欽奉 聖旨着記事有

不是　我口裏說的說話他毎胡添上時爾便來說
傳旨宣與人三月初十日早　華蓋殿奏事袁都御
史為車牛事不明白蒙　寬宥不叩頭纔卽出班奏
聞說有項都御史出班服罪欽奉　聖旨閤門使
奏爾聖十一日晚朝　奉天門欽奉　聖旨今後爾
毎從來照管着朝班但有這等着便來說　我雖不
罪他也着他警省着已前胡陳在這裏無人敢說他
後來惹得不好聖六月十一日奏　聖旨為雨澤愆
期事着同衆官人到都察院刑部審錄寃滯囚人七

月二十七日充贊引官　肅遼慶寧四王行冠禮八

月初一日午於　奉天門　御道上欽陞　谷王府

左長史實授

彭公筆記

明　彭時

翰林故事凡同寅皆尚齒與諸司不同然仍以類分學士自分一類侍讀侍講自一類修撰編修檢討自一類等級截然不少紊蓋其所來久矣

翰林官惟第甲三人即除撰其餘進士選爲庶吉士教養數年而後除遠者八九年近者四五年有不堪者復改授他職蓋重其選也然職清務簡優游自如世謂之玉堂仙好事者因謂第一甲三人爲天生仙

餘爲中路修行亦切喻也

景泰元年庚午八月十五日也先遣兵奉送　太上皇帝還京因思晉懷愍宋徽欽不能無遺憾於千古而　太上獨幸其悔過奉送南歸豈　聖德有所感動而然耶抑　天討窮而爲此也臣子之憤於是乎少紓矣

景泰數年中敬禮大臣寬恤民下賞罰亦無甚失獨易儲廢后爲害大義所以失人心者在此二事也

東鹿王公自　正統中任都御史甚有名譽晚與中

貴王誠厚相結納欲入內閣是時閣下已有陳高龤江商五人矣而王難言私以語高高遂為其奏請添人有不拘煩劇閒散之語及會議陳不知其意繆曰我於煩劇中舉前維禎高遂曰我舉王文奏上果用王當時人皆駭愕多咎陳欲私鄉人故激成此事然不知陳無意而高有意也高之意惟商公知之嘗以語予如此云

戊寅年二月上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詔告天下詔草已進訖予謂言公曰此事前所未有宜有恩典

及人李曰先年所赦數赦非所宜予曰非謂赦也但
行優老之政爲宜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
姓年百歲與官帶是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思如
此恩典斯與上徽相稱李公喜曰是好擬仁政數條
進呈　上大悅命即行之比見　上英明大度樂用
人言眞　聖主也頒徽號詔畢　上御文華殿召時
等三人近前賜銀兩表裏有差仍親自授與和顏慰
勉其鼓舞臣下有如此令人感激不能忘也
是年十月十日扈　駕校獵南海子海子距城南二

十里方一百六十里闢四門繚以崇墉中有水泉三處獐鹿雉兎不可以數計籍海戶千餘守視每獵則海戶合圍縱騎士馳射於中亦所以訓武也是日扈從官皆蒙頒賜獐鹿兎而內閣二人比諸人更差厚云

五月五日賜文武官走驃騎于後苑其制一人騎馬執旗引於前二人馳馬繼出呈藝於馬上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騰擲矯捷人馬相得如此者數百騎後乃爲胡服臂鷹走犬圍獵狀終紛係名曰走解而不知

所自始豈金元之遺俗歟今每歲一舉之蓋以訓武也觀畢賜宴而回

七月賜尚書馬昂并內閣學士三人遊南城中有宮殿樓閣十餘所皆　宣廟與　上遊幸之處也是秋新作行殿一所東爲蒼龍門南爲南風門中爲龍德殿左右曰崇仁廣智殿之北有橋橋皆白石雕鏤水族於其上南北有飛虹戴鰲兩牌樓東西有天光雲影二亭又北疊石爲山曰秀麗山上有圓殿曰乾運其東西二亭曰凌雲御風山後爲佳麗門又後爲永

明殿最後爲圓殿引流水繞之曰環碧後植花木青翠蔚然如鳳翔者既畢工乃命學士李賢呂原同時往觀焉受命領行者太監裴當也宴畢乃同時謹記於此庶不忘上恩德云

庚辰年四月六日辰刻 上御南薰殿召王翱李賢馬昂彭時呂原五人入侍命內侍鼓琴鼓者凡三人皆年十五六者 上聞琴音和平是以養性情裴在南宮自撫一二曲今不暇及矣所傳曲調傳於太監李永昌永昌歷事 先帝最精於琴是三人者皆不

及也賢等對曰由此不礙亦可精妙因皆叩頭曰願皇上賡南風之詩以解民慍幸甚 上起入賜余鎮鶴頂帽帶一條皆親授五人者皆叩頭而出

十月二十二日 上御西苑閱將臣騎射呂晧等五人入侍是日所閱皆侯伯都督指揮指揮隸三營把總管操者總兵官會昌侯孫繼宗廣寧侯劉安懷寧伯孫鏜都督趙輔具名籍進呈令逐 馳馬射箭以三箭為率 上親按籍記中否有中二箭或中一箭者其有不中而引弓發矢可觀者比中例試畢賜賚

鈔有差而總兵泪時五人各賜鈔一千貫是年十二月閱御馬監勇士騎射亦如之先次有二三人畏避不趨事者罪黜之自是將士咸感德畏威知所奮勵云

是年春廷試進士第一甲得王一夔等三人後數日

上御文華閣召李賢諭曰 永樂 宣德中常選庶吉士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端重語音正當者二十餘人爲庶吉士止選北方人不用南人南方若有似彭時者方選取賢出以語時時疑賢欲

抑南人進北人故爲此語因應之曰立賢無方何分南北賢否果 上意也奈何已而太監牛玉復傳上命如前令內閣會吏部同選時對玉曰南方士豈獨時比優於時者亦甚多也牛笑曰且選來看是日賢與時三人同詣吏部考選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而江南惟張元禎得與云蓋 上自復位以來明恩百辟不輕選任而時不才獨軫 聖懷如此感激於中何可忘也

予僥倖及第除修撰同年陳緝熙岳季方俱編修謝

恩後即詣閣下拜先生時曹鼐陳循苗衷高穀四先生俱以侍郎兼翰林學士遂留早食酒饌隨光祿所供不增設諸先生笑曰此是本院故事儒官清淡只如此一月後本院自學士下至孔目皆出錢辦盛筵於後堂用教坊樂學士列坐於上予三人坐前之左侍講獨坐前之右餘皆傍坐謂之慶狀元盖公宴之盛又諸衙門所無後月予三人同回席比前尤皆豐盛予出錢倍于二公亦循舊典故也

翦勝野聞

吳郡徐禎卿

太祖嘗自叙朱氏世德之碑其文曰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鄉上世以來服勤農業五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次十二公其季百六公是爲高祖考娶胡氏生二子長四五公次仲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配王氏是爲祖考妣有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卽先考諱世珍元初籍

淘金戶僉非土產市於他方以先祖初一公困於役遂棄田廬攜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考五一公十有二歲先考纔八歲先祖營家泗上置田治產及卒家日消由是五一公遷濠州鍾離縣其後因至鍾離居先伯考性淳良務本積德與人無疾言忤意鄉里稱爲善人先伯娶劉氏生子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生盱眙重五公生鍾離先考君娶徐氏泗州人長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某其季也生遷鍾離後戊辰年先伯考有孫六人兵興以來

祖繼殁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令爲大都督重
六重七俱絶嗣養者父母賜某自幼多疾捨入皇覺
寺中甲申歲父母長兄俱喪次兄守業又次兄出贅
劉氏某托跡緇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亂諸兄皆
殁惟兵大起掠人行伍乃招集義旅兵刀漸衆因取
滁和龍鳳三年帥師渡江駐兵太平爲念先考君嘗
言世爲朱巷人宗族俱存平日每有鄉土之念即訪
求故鄉宗族之所遂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
巷距城四十里聚族父兄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與

之叙長幼之禮行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復可攷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左歷世墓在朱巷惟先祖葬泗州先考葬鍾離此我朱氏之源流也爰自金陵太平駐節開府爲根本之地實鄉郡焉屢歲征伐拓境開疆吳楚甌越方數千里由是累膺顯爵乃龍鳳九年三月十四日內降制書

曾祖考爲資德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司空吳國公　曾祖妣吳氏吳國夫人先祖考稱　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司

徙吳國公祖妣王氏吳國夫人　先考府君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平西右丞相吳國公　先妣陳氏吳國夫人謹以閏月十三日祇謁先壟焚香告祭之舊典也重念報本禮行宜厚令勉建事功匪由已能實荷先世靈長之澤垂衍後昆宜得報恩三代並爲上公以遂爲子孫者之至願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祖父積功累善天之報施茂於厥後凡我子孫皆當體祖宗之心蹈德存仁

以永其緒於無窮是吾之所望也於是備書于後

以傳信將來有所攷焉

淳皇帝及后疾疫死適四公繼之貧薄不能具棺才完　太祖與仲兄謀葬山谷中行未抵所而綆絕仲返計　太祖視屍忽風雨雷電　太祖避樹下聞空中神語曰孰襲取我土髣髴有應者具　淳皇帝諱神曰爲若人則已已而暴風揚沙折木天轉晦比明往視之土裂屍已陷田伯劉大秀遂歸其地而棄貰今鳳陽皇陵卽其地也

太祖在滁嘗濯手於栢子潭有五虵擾而就之因祝

之曰如天命在予汝其永附焉一日戰畢羣坐藉士

虵忽蜿蜒其側　帝乃掩以兜鍪項復報戰承戴兜

鍪而往是日手刃甚衆軍法戰勝必祭甲冑衆推

帝功居多乃置其兜鍪於前甫奠忽霹靂大震白龍

夭矯自兜鍪中出挾雷聲挹火光騰空而去諸將自

是畏服

青田劉基伯溫嘗攜客泛舟於西湖抵暮仰瞻天象

而言曰天子氣在吳頭楚尾後十年當興予其輔之

及過穌閶門見張士誠曰貴不過封侯何能久也夜

登虎丘山後曰天子氣尚在吳楚之間將郭子興據濠上就見之遇　太祖曰吾主翁也深自結納曰後十年主君當爲天子我其輔之乃拂衣而去

太祖之初振也將儁皆草莽龍士人人欲更試大位徐杞國陰奇帝乃謂諸將曰天子豈可更立耶遂止

常遇春初附劉聚時常晝寢夢一羽士語之曰起起此處非爾所宜託也爾主　至矣既寤適　太祖至於是遂傾心焉

王師與僞漢戰於湖中時乘白舟漢主以赤龍船

之及戰工師大捷　帝因制令以赤船載俘內白船
給官晉之屬
僞周主張士誠面縛見　帝俛首瞋目踞坐甚不恭
帝叱之曰盜視我對曰天日照爾不照我視汝何
爲哉　帝以弓弦縊殺之及見周伯琦遙伏於後問
爲誰對曰前元江浙行省參政臣周伯琦　帝曰元
君寄汝以心膂之責乃資賊以爲亂耶伯琦惶懼不
能答先迎三日大醉以酬其功後戮之司徒呂伯昇
先以國情虛實輸我師　帝以爲使臣命誅之以示

士誠

帝念劉大秀施地爲陵之惠封爲義惠侯又感汪媼之意勑授世官從事郎署令衛皇陵

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頒師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　帝曰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伏劍人謁　帝時方盛怒宿戒閽吏曰達入愼毋縱之達既入未見　帝自疑有變乃拔劍斬閽吏奪關而出　帝因使人釋其

罪令內謁達不允於是　帝不得已枉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有與圖不在今日雖曰晚矣然吾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爲爾且吾之不擒元帝亦籌之熟矣彼雖微也亦嘗南御中國我執之以歸汝曷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外　帝重感悟結誓而去

太祖於後湖中築一臺以藏天下兵冊避火災也築屢潰乃命梟所誅髑髏爲基其臺即就此洪武三年事也

太祖勤於庶政毎臨食匕筯屢廢思得一事即以片紙書之綴於裳衣或得數事則纍然滿身若懸鶉焉臨朝則一一行之

太祖既營大內而以舊禁賜中山王王謝不敢繼而觴之大醉使人扶寢禁內密伺其意也而達醒驚拜殿下　帝聞之而喜

洪武十年宋學士濂乞老歸　帝親餞之勅其孫慎輔行濂頓首辭且要曰臣性命未畢蓬土請歲覲陛階既歸毎就　帝慶節稱賀如約　帝惟舊戀戀多

深情十三年失朝　帝召其子中書舍人璲孫序班愼問之對曰不幸有旦夕之憂惟　陛下哀矜裁其罪　帝徵候人職之無恙大怒下璲　愼獄詔御史就誅濂没其家先是濂嘗授太子及諸王經太子於是泣諫曰臣愚顓無他師幸　陛下哀矜裁其死　帝怒曰俟汝爲天子而宥之　太子惶懼不知所出遂赴溺左右救得免　帝且喜且罵曰癡兒子我殺人何預汝耶因徧錄救溺者凡衣履入水者擢三級解衣爲者皆斬之曰　太子溺俟汝解衣而救之乎乃

赦濂死而更令入謫然怒卒未解也會與　太后食

后具齋素　帝問之故對曰妾聞宋先生坐罪薄

爲作福祐之　帝艴然投筯而起濂至　帝令無相

見謫居茂州而竟殺璲慎

太祖視朝若舉帶當胷則是日誅　蓋寡若按而下

之則傾朝無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喜怒云

太祖御膳必　馬后親調以進深以防閑隱微一日

進羹微寒　帝怒舉盃擲之羹污狼籍　后耳畔微

有傷　后熱羹重進顏色自若

洪武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天下沙彌至者三千餘人中有冒名代請者　帝大怒悉命錦衣衛戮之吳僧永隆（當爲蘇之尹山寺）請焚身以救免　帝允之勅中官以武士衛其龕至雨華臺出龕望闕拜辭入龕書偈一首又取香一瓣上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侍曰煩語　陛下若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乃秉炬自焚骸骨不倒異香逼人群雀盤旋舞於龕頂　上乃宥三千人誅時太旱　上命以所遺香至天禧寺禱雨至夜雨大降　上喜曰此真神僧永隆雨也　太祖御

製落魄僧詩以美之

太祖嘗爲漢兵所逐　馬后負之而逃　太子私繪爲之圖及　后薨　帝愴不樂愈肆誅虐　太子諫曰　陛下誅　過濫恐傷和氣　帝默然明日以棘杖遺于地命　太子持　太子難之　帝曰汝弗能執與使我潤琢以遺汝豈不美哉今所誅者皆天下之險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　太子頓首曰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　帝怒即以所坐榻射之　太子走　帝追之　太子探懷中所繪圖遺于地

帝發視之大慟而止

太祖嘗遊一廢寺見戟外衛而內無一僧壁間畫一布袋僧墨痕猶新旁題門曰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何妨益帝爲政尚嚴猛故以此諷之亟命索其人不得

余嘗於民家敝集中得僞漢上梁文聊識於此其詞曰伏以乾坤造漢宮獻符璽圖書之瑞日月光天德立國家柱石之基于以濟世安民于以建邦啟土地靈有待天眷無私欽惟 皇帝陛下齊聖廣淵聰明

膺知富有四海作之君作之師天錫九疇得其位得其祿視民猶己立賢無方北伐東征專不邇聲色之美文韜武畧鳳宵衣旰食之勤䍐九重龍鳳之姿擁百萬貔貅之衆惟皇作極應天順民萬福攸同一人有慶習成周之故業如豐沛之寓都展三輔之皇圖覽九江之秀色瀑布瀉銀河於峭壁小孤屹砥柱於中流左彭蠡右洞庭滔滔天塹前朱雀後玄武煒煒京華工部掄材梓人獻巧竃佈星羅之合度翬飛跂翼之奏功黃道紫宸峙中天之華閥金釘朱戶啟南

面之明堂虹梁雙梁雷陳六律

東扶桑樵出一輪紅光被海隅開壽域衮衣端拱帝

王宮

西使臣諭蜀馬如飛五十四州霑雨露民安物阜悉

依歸

南嶺蠻猺歸奏表冊方土琛齎皆入貢華生彤管照

晴嵐

北萬里幽寒苦霜雪江南作麗樂昇平北屋熙熙被

帝德

上天命維新增氣象中天帝座十分明歷歷泰階光
萬丈
下邊境烽消收戰馬大軍務在盡耕桑率土豐登樂
閑暇
伏覩閶闔開宮殿巍巍玉几之端嚴山河壯帝居翼
翼金城之鞏固永保安寧之日信符海晏之時衣冠
講唐虞股肱皆社稷廬山高幾千仞綱紀四方天子
壽億萬年水文百世
元君旣遁復留兵開平猶有覬覦之志　太祖遣使

昭示禍福因答詩曰金陵使者渡江來漠漠風
煙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天心何處不昭回信知
游內歸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歸去誠心煩爲說春
風先到鳳凰臺

太祖喜微行每至徐太傅家一日太傅病篤　帝忽
至太傅自枕榻下出一劍以示　帝曰戒之戒之若
他人得以僇汝也自後諸公臣家不復至矣

太祖嘗微行京城中聞一老媼密呼　上爲老頭兒
帝大怒至徐太傅家繞室而行沉　不已時太傅

他往夫人震駭恐有他虞懼恐再拜　得非妾夫徐達負罪於　陛下耶　太祖曰非也嫂勿以爲念亟傳令召五城兵馬司總諸軍至曰張士誠小竊江東吳民至今呼爲張王今朕爲天子此邦居民呼朕爲老頭兒何也即命籍沒民家甚衆

太祖幸內庭見宮人遺絲綺些微在地召諸姬至討其纖纖徵稅之費而責之今後有不悛者析

太祖嘗微行里市閒過國子監監生某者入酒坊

帝揖而問之曰先生亦過酒家飲乎對曰旅次草草

御寄食爾　帝因與之入時坐客滿案惟供司土神几尚餘空　帝攜之在地曰神姑讓我坐乃與生對席問其鄉里曰某四川重慶府人也　帝因屬詞曰千里爲重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聲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　帝又舉裂几小木命生賦詩因喻已意其詩曰寸木元從斧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　帝私喜因探錢償酒家相別而去生不知其爲　帝也明日忽移名召生入謁生茫然自失既至　帝笑曰秀才憶昨與

天子對帝平生惶恐謝罪又曰汝欲登臺端乎遂命除爲按察使秣陵民家至今供司土神於地本此

僧宗泐性頗聰慧　太祖愛之令其養髮髮既成欲官之泐固辭乃止　帝嘗命往西域求釋典泐不敢辭行至外國道逢一老僧泐進拜問之曰西域此去幾何老僧曰汝頭白行不到也泐曰　明天子命往西域求經惟老師指教僧曰毋行秖自勞爾爲我致書　明主愼毋發也泐受之歸見　帝具道所以帝發書視之乃　帝即位時作水陸醮齋以答神貺

上御製手書表文也紙墨如故　帝允之乃止

偽周主張士誠據有江東時姑蘇市井中童謠曰張王做事業只憑黃蔡葉一夜西風來乾鱉後國事旣去　太祖取其臣黃蔡葉三人者刳其腸而懸之至成枯腊蓋三人皆元成微臣其殘亦稍後敗國喪家　帝特惡焉故極于此典

常開平遇春驍猛絕世狀類獼猴指臂多修毫所過之地縱士卒剽掠故其兵特銳有戰輒舉

太祖微時甚見愛于郭子興郭氏五男惡焉乃以他

事幽之空室中絕其漿食　馬后竊以餅餌遺之一日煎餅釜中將修供爲郭氏親信所窺遂納懷中膚有傷痕

代王之母邳人也先是　太祖嘗戰敗而奔投王母家王母曰汝朱某耶人言汝當爲天子也因留之宿及旦辭去王母曰吾後有娠何如　帝乃貽敝梳爲質王母亦以匣中裝贈行自是果娠及　太祖即位子且長矣王母攜其子及質物上謁　帝令工部草創水宇居之不令入宮及代府既成遂分封焉故王

卒得終養其母瑜於常制

太祖以　太子性仁柔不振一日竊令人載屍骨滿輦過其前激之　太子不勝慘蹙撫掌曰善哉善哉

太祖嘗于上元夜微行京師時俗好爲隱語相猜以爲戲乃畫一婦人赤脚懷西瓜衆讙然　帝就視因喻其旨（謂淮西婦人好大脚也）甚啣之明日命軍士大僇居民空其室蓋　馬后祖貫淮西故云

洪武十三年五月四日雷震謹身殿　帝親見火炎自空中下乃再拜曰　上帝赦臣臣赦天下（或云雷火遶身）

諍帝蓋帝時刑戮過厲故云

貴妃某氏薨　太祖詔太子服齊衰杖朞　太子

禮惟士爲庶母服緦大夫以上爲庶母則無服又公

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蓋諸侯絕朞喪

諸侯之庶子雖爲其母亦厭於父不得伸其私然則

諸侯之庶子不爲庶母服而況於　天子之嗣乎

帝大怒以劍擊之　太子且走曰大杖則走翰林正

字桂彥良諫　太子曰禮可緩君父之命不可違也

嫌隙由是生矣　太子感悟遂齊衰見　帝謝罪

帝怒始釋

馬后既薨臨葬日大風雨雷電　太祖甚不樂召僧宗泐至曰　太后將就窆汝其宣偈泐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宣巳　帝大悅頃忽朗霽遂答幡　詔賜泐白金百兩

徐魏國公達病疽疾篤　帝數往視之大集醫徒治療且久病少差　帝忽賜膳魏公對使者流涕而食之密令醫人逃去未幾告薨亟報　帝　帝蓬跣檐紙錢道哭至第命收斬醫徒夫人大哭出拜　帝

帝慰之曰嫂勿爲後後慮有朕存焉因爲周其後事而
去
太祖在軍中甚喜閱經史後遂能操筆成文章嘗謂
侍臣曰　朕本田家子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
釋然自順豈非天授乎
太祖多疑每慮人侮已杭州儒學教授徐一夔嘗作
賀表上其詞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聖人爲世作
則　帝覽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朕耶生者僧也
以我從釋氏也光則摩頂之謂矣則字近賊罪坐不

敬命收斬之禮臣大懼因上請曰愚憒不知忌諱乞

降表式永爲遵守　帝因自爲文傳布天下

太祖嘗下詔免江南諸郡稅秋復稅之右正言周衡

進曰　陛下有詔已蠲秋稅天下幸甚今復徵之是

示天下以不信也　上曰然未幾衡告歸省假衡無

錫人去　京畿甚近與　上刻六日復朝終衡七日

失期　上怒曰朕不信於天下汝不信於天子遂命

棄市

獄有疑囚　太祖欲殺之　太子爭不可御史袁凱

侍 上顧謂凱曰朕與 太子之論何如凱頓首進曰 陛下欲殺之法之正也 太子欲宥之心之慈也 帝以凱持兩端下獄三日不食出之遂佯狂病顛拾唉汚穢 帝曰吾聞顛者不膚撓乃命以木錐錐凱凱對 上大笑 帝放歸自縲木榻於牀下久之 上使人召之凱慢坐對使者歌使者康其縲還奏狀上不爲疑已而 太祖晏駕凱始出優游以終

翰林應奉唐肅初以失朝坐免官歸鄉里 太祖重其才再召入管命侍膳食訖拱筯致恭 帝問曰此

何禮也肅對曰臣少習俗禮　帝怒曰俗禮可施之
天子乎罪坐不敬謫戍濠州
太祖之封十王也親草冊文適李韓公北征啓之淳
在軍中嘗為草露布　帝讀其文嘉之問草者為誰
韓公以之淳對　帝令飛騎召之使者不論　旨械
繫之淳之淳以父肅得罪悚慄不自保至　京師過
其姑之門告使者止索其姑出泣曰善為我斂屍姑
乃大慟之　行次東華門已閤守者曰有旨令以布
裹從屋上遞入梁燈傳易數遞始至便殿膏燈煌爍

帝坐閱書之淳俯首庭下　帝問曰是汝草露布耶之淳對曰臣昧死草之良久中侍以短几置之淳前列燭　帝令膝坐以封王冊文一篇授之曰少爲弘潤之之淳叩首曰臣萬死不敢當　帝曰即不敢姑旁注之之淳如命　帝令中侍續續報定畢乃上之遙望燭影下　帝微微喜次第下凡十篇悉定之每奏輒嘉悅奏畢將夜未央　帝令明日朝謁復如故出至姑家姑尚守門見之淳相慶幸具酒食沐具及旦庭謁　帝問曰汝世宦否對曰臣父翰林應奉唐

蕭帥日命祠文官

洪武十一年元幼丰崩六月詔部省國學文史擬祭幼丰文獻之先是星變　詔求直言蘇民錢魁具封事謂丞相不拜病或柩之魁曰豈有未拜天子而先拜宰相乎丞相銜之日然　太祖覽其奏詔魁於中書省試事丞相令校簿後湖至是魁聞部乃爲文獻辭嘗　上意即召見曰錢魁乃者何在對曰臣校簿後湖　上悟曰丞相憾汝耶即欲官之魁謝病歸帝許之曰爲我道諸郡縣入南向坐口諭曰　皇帝

勅爾善闢田里養老恤孤無忘軍旅簡在 帝心欽哉勿替躬稽首 陛辭如何容何容令禮之而不逹如丹陽丹陽令待之甚恭躬容上其事 帝嘉其績密報之曰 朕命也命禮而將之因怒何容令不逹召而罪之由是郡縣望風尊禮之還至家而止

陶學士安既歿其子尋以事見僇家人四十餘人悉坐罪從軍喪亡之餘軍衛收完伍而家無餘丁安妻莫可控訴乃裹素棠赴京師擊鼓求見 帝異其容儀問曰令媪爲誰安妻頓首曰妾陶安之妻也 帝

泫然曰是陶先生之嫂乎言及陶先生使人心懷愴然又曰嫂有子乎對曰妾不肖子二人咸伏辜死家人四十餘悉補軍伍今以戍丁州司督妾就道犬馬餘年無足顧惜惟 陛下念先學士安一日之勞使妾得保首領入溝壑 帝允之立召兵部臣諭之曰

臣渡江之初陶先生首與先後棨涉諸難功在鼎彝形神入土子姓殘落深可憫念今即赦四十餘軍還養老嫂汝其毋緩於是安妻辭謝而出

太祖召畫工周玄素令畫天下江山圖於殿壁玄素

復命曰臣未嘗徧迹九州不敢奉詔惟　陛下草建規模臣然後潤之　帝即操筆倏成大勢令玄素加潤玄素進曰　陛下山河已定豈可動搖　帝笑而唯之

余嘗見倭國求通表文曰臣聞三皇立位五帝禪權豈謂中華之有主焉知、、之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洪荒乃萬民之斜首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弱偏倭小國城池不滿六十座封疆不足二千里故常存知足之心

而知足嘗足也臣聞　陛下作中華之主爲萬乘之
君至尊至上也城池數千餘座封疆數萬餘里尚且
不足常起絕滅之意天發殺機移神號鬼哭地發殺機
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湯有德四海來賓
周武施仁八方拱手今聞大國有興戰之策小邦有
禦兵之法臣豈肯桃途拱奉天顏順之未必其生逆
之未必其死今聞　陛下選股肱之師起蝎國之兵
來侵臣境賀蘭山前聊以博戲儻君勝臣輸則瀟上
國之策設若臣勝君輸反作小邦之利自古及今講

和為上罷兵為強免生靈之疾苦救黎庶之難辛年年進貢於中華歲歲稱臣於弱國今遣使臣徑詣丹墀取進止

庭聞述畧

海鹽王文祿

先康毅君每談近代故實聞竊識之罹變後類多亡逸乃今述其畧云不肖男王文祿引

正統間太白經天旄頭星見山移地震羣盜繼起閩鄧茂七浙東葉宗留湖廣黃肖養四川趙鐸固原滿四倭奴數犯浙海乘輿北狩天下危疑皆曰九九之厄賴諸大臣鎮定之社稷之福也其亦綱紀法度之未弛歟不然岌岌乎殆矣

巳巳也先入寇退後總兵石亨坐張掖門飛樓上望見一虜騎搴旗一虜騎挾弓矢將薄城下亨姪彪請出斬之持斧騎而往亦從一騎揚旗前迎虜彎弓引滿發矢射彪亨適見彪騎上如瓜墜地彪縱騎奮而前一斧砟落虜首搴旗虜騎遁去獲其弓亨彪共挽不能開如瓜者乃馬鞍判官頭戰馬鞍制此頭獨高可以遮胸必擲不取堅也今尚射斷若使低而不堅一發透心矣虜力亦勇哉首大如斗非彪曷敵也

石亨勇力絕倫持大刀重八十斤左右兩行列輩來

如人亦重八十斤亨被重鎧騍馬疾馳以刀尖挑草束左右互轉轉捷如束薪然蓋不啻千斤力也天生亨彪以衛都城而奏清風店之捷惜處置非宜俱罹大辟文臣激之且擠之也

土木之變虜犯城下孔棘于肅愍欲放大銅將軍銃以擊虜傳旨陞至都督無人敢點火放者肅愍拋土坑藏身引長藥線肅愍親自點火伏坑中聲震如雷虜被擊死無數遂退去

復辟前一夕肅愍獨坐忽聞有聲如雨洒然視屏上

背血點心惡之拜祝祠堂神主俱倒明發入朝遇害

肅愍總角時隨諸生告考巡按令隸逐之去衆奔散或相踩踐幾死肅愍獨不去巡按問曰汝何不去肅愍曰若皆去了天下大事誰當巡按奇之收入試欲取中嫌其年幼乃止後發解時嘗聽響卜有人曰中舉中進士做到尚書也要殺又有術士曰于謙眉刀眼後皆驗嗚呼志已豫禀數已前定矣

正統間欽天監奏妖星照閩浙分野乃添差捕盜御史一員統攝閩浙要衛御史至增設十里一鋪樹旗

一面掛一燈御史巡往沙縣見鋪整肅問之乃鄧茂七喜其能委晉十鋪又往見其整肅遂委晉一帯鋪又往茂七禀曰去縣遠請行杖方心齊御史朱書竹片與之令行杖人皆不至縣而至茂七矣遂大得衆乃據延平稱剷平王訛言旗燈為鄧字之應御史聞變懼而仰藥死

武宗初年嘗宿豹房劉瑾等以蚺蛇油萎其陽是以不人內宮蚺蛇幾年萎如之後十五年幸劉妓甚寵之呼劉娘娘阻幸浙且促回鑾後善終

邊備大壞胡虜長驅者一由東勝河套黑山營之不
復二由鹽商納銀不在邊種引致屯田拋荒三由
武宗巡邊帶進邊將俱以不法誅失此干城且邊軍
窺見內軍無勇遂生驕心由是大同甘肅遼陽相效
倡亂諸邊效之軍驕將寡奈之何哉

小子文祿初就外傅也患學之不進先康毅君誨之
曰漆紋千遍其光自見書讀千遍其理自見蓋貴熟
之而自得之也

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格虜悍僕也汝母慈矣宜

勉之它日立家須嚴文潞今省之猶昨也悲哉

今言

海鹽鄭曉

一

大同初叛之歲失總兵官所佩征西前將軍印職方請給新印鄭端簡時爲主事白郎中總兵印文柳葉篆請改印文或稱別將軍或增減其字恐原印在叛軍處有事時行文奏報眞僞不可辯誤事非小往年胡忠安公在禮部失行禮部之印改鑄行禮部印此在內衙門尚然況邊鎮兵權又反側不靖時乎郎中

不以爲然

二

宸濠之役王陽明不顧九族之禍賊擒奏凱彬忠諸佞倖導 康陵南征罪人未就何師之戮中外危疑洶洶覩行陳間尤費心力媢嫉之徒肆爲誣詆天日鑒之而已其桶岡橫水浰頭之賊連穴數省危叛數十年國無大賚竟爾蕩定此功豈在靖遠威寧之下其學術非潛心内省密自體察愼勿輕訾也

三

彭惠安公哀江南詞敘述建文死義之臣至方遜志乃云後來奸佞傾巧者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蓄指西楊輩修實錄方再三叩頭乞生者非實事也

四

威寧出塞俘馘甚多然自永樂以來惟此奪其氣一時羣臣忌功百方誣詆皆非實事汪直自敬憚威寧威寧不峻拒之亦未爲過後人乃以威寧比陳鉞何其忍也

五

先朝用人惟賢惟才雖內閣輔臣不專翰林初開內閣七人用王府審理副中書舍人給事中知縣攺翰林官入直文淵閣此後如文達起吏部主事文清起御史功業道德有過二人者乎近有但攺人翰林及言僚者千萬指摘十無一完即有才行出羣之士亦深避峻郄惟恐一旦攺官徒増多口耳且往時忌人官祿至於死後定謚尚有公論今亦大異于昔矣

六

團營始於景泰三年于肅愍公建議也兵制本三營一曰五軍肄戰陣二曰神機習火器三曰三千備宿衛此三營中健銳者合營團操故曰團營原營之名終不改如軍選自三千營團操於立威營即名爲立威三千營五軍神機亦如之是三營之有團營即遣選鋒也今又營中選官軍別名東西官廳操練名聽征者亦不足用兵部尚書提督團營將校以黜陟所在乃肯奉法若別設一尚書專領營務彼知其權輕不肯受約束掌印尚書又恐一旦有警督營尚書便

當統兵四征又力辭營務耳

七

永樂元年冬定軍功襲替例自洪武永樂宣德年軍職絕不論堂兄弟並襲成化十七年以都御史何喬新言凡軍職絕非立功人子孫不得襲弘治十八年又稍許立功人親姪孫已襲者得沿襲正德十四年兵部尚書王瓊又請堂兄弟姪並得襲十六年兵部尚書彭澤言瓊議非是復不許襲會兵部大群失職者流言得復襲嘉靖十年兵部尚書王憲曰不可稍

酌議立功人絕同時親弟姪得襲其姪孫以下及堂兄弟姪除親祖例前相沿人自立有軍功者仍襲其無功姪孫以下至堂兄弟姪等及沿襲後別無立功者不許襲旁子孫革職者俱收總旗

八

太祖實錄三修建文君即位初修王景充總裁靖難後再修總裁解縉縉得罪後三修總裁楊士奇初修再修時士奇亦秉筆

九

洪武十一年禁六部奏事不得關白中書省又明年殺右丞相胡惟庸遂罷中書省

十

紀元有號起於漢武帝至今千數百年正統分裂僭逆不知凡幾紀元一帝一紀元實自洪武始然亦有同于前者張重華王則皆永樂元出帝天順夏崇宗正德唐高祖太宗止武德貞觀一紀元

十一

永樂初內閣儒臣考滿陞任不必在內閣如胡若思

出爲祭酒以故永樂五年十一月　長陵諭蹇太宰曰胡廣等侍朕日久纔令考滿勿改外任

十二

成祖起自北藩征誅而得天下壬午年即位後一百二十年　今皇帝起自南藩揖讓而有天下壬午年改元

十三

洪武八年初定親王歲祿五萬石錦綺鹽茶又萬計靖江亦歲二萬石二十年停錦綺茶鹽諸物二十八

年始定歲萬石先是　孝陵諭戶書郁新曰朕今子孫衆盛歲祿五萬石天下官吏軍士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今稍節減諸王歲給以資之用故也是年遣使召諸王至京諭減祿之故各賜　皇明祖訓祖訓即祖訓錄也

十四

洪武開科詔五經皆主古註疏及易兼程朱書蔡詩朱春秋左公羊穀梁程胡張禮記陳乃後盡棄註疏不知始何時或曰始于頒五經大全將以為諸家說

優者采入故耳然古註疏終不可廢也

十五

永樂元年二月以北平爲北京設行部行府改北平府爲順天府從禮部尚書李至剛之請也

十六

外戚封公自嘉靖始也張隺齡嗣壽寧伯進侯又以迎立 今皇帝進封昌國公慶雲長寧 孝肅太后家二侯伯瑞安崇善安仁 孝貞皇后家三侯伯惟延齡兄弟公侯最貴盛得禍亦最慘

十七

駙馬無封侯者灤城富陽永春西寧皆以軍功封惟永康公主駙馬崔元以迎立　今皇帝封京山侯孝陵少公主駙馬趙輝天順中求封侯不得

十八

洪武十九年　大誥三編俱成二十八年始令法司擬罪引大誥減等蓋因　大誥初序末有云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故也然至今但有減等而無

加等

十九

開國功臣常李鄧湯劉王姓嘉靖中續封甚愜人情

但李太師之後不沾一命尚爲缺典

二十

成祖於建文已卯七月起兵靖難宸濠亦以正德已

卯六月反湖廣二閣老皆石首人文定永樂甲辰文

簡嘉靖甲辰入閣所事 二帝皆藩王入繼大統永

樂辛丑四月 三殿災嘉靖辛丑四月 九廟災

二十一

聖祖開科詔務求博古通今之士乃所試僅有判語及一二時務策生徒竟未識 大明律所云時務盡掇述括帖以故士之通今之學其於政體得失人材優劣且不論只 歷朝紀年及 后妃陵名知者亦鮮近二十年來士大夫始以通今學古爲高矣

二十二

入內閣爲輔臣預機務特避丞相名耳實始於建文四年長陵即位之初閣中有文淵閣印印文玉箸篆

惟封上詔草題奏揭帖用之不得下諸司下諸司以
翰林院印凡入內閣云直文淵閣仰官至三殿二閣
二坊大學士無入內閣者不得與機務也雖編修贊
善等官有入內閣者亦得預機務矣文淵閣在禁中
徐武功署銜自稱掌文淵閣事可乎

二十三

我朝　帝后尊謚皆有孝字惟　景皇汪后無孝字
文臣無謚孝者國初惟贈東海侯陳文謚孝勇

二十四

春秋謹華一之辨于國有主也文中子帝元魏未爲非　聖祖功德高百王詔文嘗稱曰天命眞人於沙漠帝王廟中以元世祖與三王五帝三王漢高光唐宗宋祖並祀眞聖人卓越之見

二十五

吳元年冬　孝陵念七子漸長宜習勞令内侍製麻履行縢凡諸子出城稍遠馬行十七步行十三七子懿文太子秦愍王晉恭王　成祖周定王楚昭王齊庶人也

二十六

正德時神英封涇陽伯朱寧封江彬平西伯許太

安邊伯武德永壽伯以義兒故得封彬誅死太摘戍

邊英德及太監家七伯皆革

二十七

嘉靖己酉應天試錄策言初開內閣所用七人者皆

修撰編修檢討等官然不言當時七人者惟文穆修

撰文敏編修耳大紳起謫脊爲待詔文簡中書舍人

文貞齊王府審理副隂編修文靖給事中若思桐城

知縣除檢討非出翰林者亦入內閣也

二十八

懿敬太子妃常氏　懿文太子元配也建文帝追尊爲孝康皇后　武宗母張后尊謚亦孝康皇后

二十九

國初都金陵以西北兵爲之故列鎮分封似乎過制當時已有葉居升輩漢人七國之慮今考廣寧遼王大寧寧王宣府谷王大同代王寧夏慶王甘州肅王皆得專制率師禦北而　長陵時在北平爲燕王尤

英武稍內則西安秦王太原晉王亦時時出兵與諸
藩鎮將表裏防守　孝陵崩少裁抑而齊黃諸臣受
禍矣肅王今移蘭州

三十

嘉靖九年更定南北郊禮南郊　昊天上帝南向
太祖西向東一壇大明西一壇夜明東二壇二十八
宿西二壇雲師雨師風師雷師北郊　皇地祇北向
太祖西向東一壇中嶽東嶽南嶽西嶽北嶽基運
山翊聖山神烈山西向西一壇中鎮東鎮南鎮西鎮

北鎮天壽山純德山東向東二壇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西向西二壇大江大淮大河大漢東向

三十一

天壽七陵推景陵規制獨小嘉靖丙申飭廓大之是年作壽陵即永陵也在天壽迄東十八道嶺夫君即位爲禋禮也昔漢文帝表灞西唐太宗營九嵕我二祖先作二陵故並獲吉壤 今皇帝因謁七陵遂有壽宮之役眞達天高世之見

三十二

侑廟功臣位次中山王十二人洪武年定河間王四人洪熙年定皆序封爵首王次公次侯開國功臣靖難功臣各自爲序嘉靖丁酉進誠意伯位六王之下群公之上以爲不倫及晉國公郭英進祀并兩朝功臣叙爵於是晉國公列永義侯之上誠意伯列寧國公之下矣

三十三

南京設參贊機務自戶部尚書王忠宣公始實宣德乙卯也已而黃忠兼掌兵部事正統五年代黃公者

兵部侍郎徐琦正統十四年陞尚書景泰元年止
掌部事靖遠伯代琦總督機務成化間推莊敏公以
南吏書王端毅公以南右都御史參贊機務恐亦未
然又云始於正統辛酉亦非蓋正統辛酉始定名南
京也

三十四

洪武十七年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凡二十四卷
詔賜秦晉燕周楚齊六府是書刻在南雍余嘗託友
人印刷友人言此非我朝書殆前代人所纂或出山

野小說家洪武中止有今南京爲京師何以此書乃
有北京又言南京應天府若前代書何以又有十二
布政司布政司古未有也余曰是洪武中書無疑此
時未有貴州布政司而有北平又洪武元年詔以應
天爲南京大梁爲北京矣

觚不觚錄

吳郡王世貞

孔子有言觚不觚觚哉觚哉蓋傷觚之不復舊觚也所謂削方爲斲朴爲雕者茲之謂矣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其作春秋脫左驂而賻蓋皆寓微旨焉余自舞象而小識人事踰冠登朝數躓數起以至歸田今垂六十矣高岸爲谷江河下趨觚之不爲觚幾莫可辨識閒居無事偶臆其事而書之大而

朝典細而鄉俗以至一器一物之微無不可概嘆若其命是背非不觚而觚者百固不能二三也既成而目之曰觚不觚錄

國朝選帥無加宮保以上者其官至左都督而上或斬級功多則加祿賜蔭又多則封流伯又多則于流伯加歲祿其又多則許世襲或至伯而後加宮保嘉靖中閣臣不諳典故始以太子太保加大同總兵梁震繼以太保加大同總兵周尚文而錦衣緹帥亦薦加少保以至太保矣夫總兵一兆叅將也緹帥三衙

杖士也而冐焚瘞陰陽之竒不亦重辱哉是可釐而正也

隆慶即位恩詔文職五品以上以禮致仕者進階一級于是致仕尚書左右都御史皆腰玉侍郎至按察使皆腰犀僉都御史至知府皆腰花金而僉事郎中府同知皆腰金藏禍蓄事稍稍聞于内一時八座諸公尤不平謂我輩未滿九載尚不得玉而彼坐不稱而退者乃玉耶于是言官中明其事謂尚書未滿初考進一階止當曰資政大夫滿考授資政者止當曰

資德大夫授資德者方可曰榮祿大夫得換服色以下皆倣此因通行天下裁正而𦒿玉與犀金之徒如故也余竊不敢以爲然以爲階者所稱大夫也級者品級也必隔品而謂之級若只在本階則所謂陞一級與陞倖一級者當何處耶且考之祖宗恩典皆然聞與故相華亭公及之公即草是詔者答曰公言是也當時實以爲國家曠蕩之恩第所謂彼彈劾考察致仕者不當援耳自後新鄭草赦詔第云進本一階則林下之臣被恩者無幾而肅公之自相貴者復自

若也一一南兵部署員外主事以考察去者一知州被華者忽兩進其階曰朝列大夫一府同知後　恩詔半歲而考察去者亦署曰朝列大夫金紫塞途見者扼腕而無如之何所謂知州者以進階高會其乃弟亦大僚也忽筦然曰恨　世宗不數赦則吾兄且腰玉也又聞舊一輸粟指揮使凡四覩　恩詔輒刻一牙章最後曰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此二事可為進階者助捧腹

又國家于大計京察尤重其責貪官尤深故每遇

恩詔于冠帶閒住致仕爲民復官帶者必曰不係朝覲考察而壬午詔州嘗事者矯前人之刻而收人心遂除此語而橐金如山艸芥人命者擁寇蓋揚揚閭里間矣

南京六部都察院之長嘉靖以前有乞休及起用而辭者往往春　旨不允而稱卿以留之惟下吏部議覆不得不斥姓名爲太簡耳嘉靖之末迨于近世惟林尚書雲同一次稱卿且有褒語爲異恩其他即吳萬二公皆故大宗伯吳文位少保爲三孤而皆下之

吏部直斥姓名反以為故事殊不知其非故事也

成化以前諸邊掛印總兵雖都督僉事未有不稱卿者正德以前侯伯為總兵亦未有不稱卿者近年則以李寧遠之開邑封戚將軍之位三孤直斥姓名重者僅稱爾恐亦非故事也

嘉靖遺詔䘏錄言事得罪諸臣雖倣改元詔旨最為收拾人心機括惜乎吏部奉行之臣未諳典故倉卒奏請不能無舛如熊太宰浹之加少保少保三孤也非部所宜定議也此一舛也得罪之臣當酌其事理

之切直心之赤誠與否而後劑之今但以得禍輕重爲主致郭豐城之卹反優于楊富平此二舛也翰林春坊自有本等階職可贈今擬贊善修撰皆爲光祿少卿是舛之也此三舛也都給事御史止贈通參太理丞其有遺諛而撫按題請者超二級太常少卿致仕官亦如之此四舛也自後言官所舉尤爲掛漏如石文介瑤本以少保致仕而稱太子太保彭襄毅澤本以致仕加少保而亦稱太子太保以故復贈少保林貞肅俊以致仕加太子太保而止稱刑部尚書以

故復贈太子少保今獨林公改正而已楊文忠一品十二年滿加太傅固辭而止又與蔣文定俱封伯亦固辭而止楊不當僅加太保蔣不當僅加少師此則執政之誤也

閣臣兼掌部院非舊規也焦泌陽掌吏部不過數日李餘姚亦不過數月而已嚴常熟以侯郭安陽得兩月餘嚴分宜徐華亭之掌禮部亦以候代故張永嘉之掌都察院未嘗不推代也惟高新鄭托掌吏部起而入與閣務趙内江亦遂兼掌都察院而局体大壞

矣高以吏部爲鳳池至進首輔亦不忍捨出而斥陟入而報允眞足寒心雖勉起故吏部楊蒲坂以塞人口不還其舊物而置之兵部亦可怪也此祖制之大變也

高帝不欲勛武臣廢習騎射故雖公侯極品而出必乘馬上下不用牀杌嘉靖中以肩輿優禮郭翊國朱成公扈駕南巡給輿後遂賜常乘而崔京山張英公郜謝二都尉方安平亦因之矣夫勛戚至保傅且篤老可也陸武惠朱忠僖以錦衣緹帥而用內璫供奉

亦得濫竽却恐非　高帝意也

余于萬曆甲戌以太僕卿入侍祀太廟見　上山東階上而大璫四人皆五梁冠祭服以從竊疑之夫

高帝製内臣常服紗帽與羣臣不同亦不許用朝冠服及襆頭公服豈有服祭服禮曾與江陵公言及以爲此事起于何年江陵亦不知也後訪之前輩云嘉靖中亦不見内臣用祭服而考之累朝實録皆遣内臣祭中霤之神此必隆萬間大璫内遣行中霤禮輒自製祭服以從祀耶惜乎言官不能舉正坐成其僭

妄耳

親王体至尊于中外文武大臣處投刺作書有稱王者有稱別號者不書名惟今晉王一切通名雖獲恭順之譽而識者頗以爲非体自分宜朝冠服肅然本班之首當時莫敢問也

今上初重張江陵于御札不名以後傳旨批答亦多不名而群臣史附之至于章疏亦不敢斥名第稱元輔而已夫子之于父尚猶君前臣名汝欒黶御晉侯而叱曰書退此禮也江陵沒餘威尚存言官奏事欲

仍稱元輔則礙新執政張蒲坂乃曰張太師至有稱
先太師者蓋未幾而譏詈無所不至矣
六年一京察爲成化以後典章其它有以 主上初
即位而考察者有以災異而考察者至于考察科道
則或以輔臣去位而及其黨者惟嘉靖丙辰太宰李
默治獄命輔臣李本掌部事悉取六部九卿自尚書
而下至尚寶丞及六科十三道分別而去留之蓋
上以星變欲除舊布新而分宜緣此用伸其恩怨也
其後大臣有起用者而小九卿及庶僚則不振矣隆

慶之四年忽有旨命吏部高拱考察科道官高乃上請與都察院同事報可蓋高之太實爲科道所聚劾至數十上至是欲盡其忿而會有疏小觸 上意者故托中貴迕之上甚忿之大者削小者謫蓋高雖欲而猶不獲伸及江陵沒言路稍稍白其冤于是太僕少卿魏君獲補南大理丞右給事中周君獲遷吏科左而少卿張御史周亦以次起文蓋人知起考察官之非例而不知考察之非例也

萬曆之庚辰南京兵部主事趙君世卿上疏極言特

政之弊皆刺譏江陵大怒旬日間吏部爲升楚府長史明年南京考察遂斥之壬午江陵没明年其事敗言官乃交薦趙君爲禮部郎中此起決不可已而考察之典章爲之一變矣此二事皆破例故特著之

左右春坊中允入閣門内揖出用雙導左右贊善從六品亦然而翰林侍讀侍講品故同中允然以本院屬官故揖則中庭出則單導獨至修書講筵主兩京試則皆講讀先而中允後二百年故事也萬曆己卯南京鄉試忽以中允高啓愚先而羅萬化後知者謂

江陵善高公故至爲之易成涖不五年而高至禮侍以首題𠃔命禹爲言官所論以江陵有不軌謀而高媚之至奪官褫役焚告身當時使用故事羅居首必不出此題即出此題而高郤得無恙一抑一揚禍福倚伏非人所能爲也

詹事府詹事班在大理卿下累科試讀卷可考惟弘治九年謝文正遷以內閣故班副都御史上近年吾鄉申少傅以宮詹掌翰林亦班其上莫有與之爭者自是遂爲故事矣

故事吏部尚書體最重六卿以下投皆用雙揭刺惟翰林光學以単紅刺相往返至轉禮付則如他九卿禮彼此皆用雙帖而此故事廢矣萬曆初吾鄉王公元馭以少詹事學士而仁和張公爲吏部以一単紅刺投之元馭拒不納必改正乃已蓋確然能守其故獨念當時無爲元馭告者不必拒不納次日亦以単紅刺報之尤爲當也

余少從家君于京師觀朝天宮習儀時吏部熊公浹以太子太保居首工部甘公爲霖以少保次之兵部

唐公龍以太子太保又次之若以三孤爲重則甘不宜讓熊若以部序爲重則唐又不宜讓甘蓋兩失之也其六部尚書雖加太子少保必以部銜定序第以甘正二品故耳而甲戌朝班則工部朱公衡爲太子少保以先貴據吏部張公瀚上張亦無如之何蓋一變也

相傳司禮首璫與內閣刺用單紅帖而內閣用雙紅摺帖答之然彼此俱自稱侍生無他異也近有一二翰林云江陵于馮璫處投晚生刺而呂舍人道曦云

有制勑房侍江陵者三載每有投制皆從本房出無所謂晚生也豈于致謝求托之際闕一行之為人所窺見耶

相傳六部尚書侍郎大小九卿于内閣用雙帖報之単紅五部及九卿于冢宰用雙帖亦報之单帖余舉進士時尚然及以太僕卿入都則惟内閣報单帖如故而六部自仁和張公以下皆以雙帖見報矣余等于各部屬中書行人等官皆用雙帖往返不知起自何時殊覺陵替所費紙亦不少

翰林舊規凡入館而其人已拜學士者卽不拜學士而先登甲第七科者投刺皆稱晩生餘不爾也余入朝見分宜首揆而華亭次之其登第相去六科分宜又不爲學士華亭首揆而常熟新鄭次之科第相去亦六科華亭又不爲學士投刺俱稱晩生已小變矣至江陵首揆而蒲坂次之相去僅二科而亦稱晩生何也聞伺體自是大變矣

余行部萊州而過故太倉守毛槩乃故相毛文簡公紀子也當文簡以少保居內閣而楊文忠廷和梁文

康儲爲少師嘗出二公拜刺乃色箋僅三指濶中云楊廷和拜而已梁公則稱契末或稱老叉余怪問之文簡豈二公門人耶曰非也毛公視二公僅後三科其答刺則曰侍生亦僅三指濶而已三十年來次輔投首輔帖無不用雙摺者而首輔報之亦絕不見有直書姓名及契末老叉等稱

正德中巡撫勑諭尚云重則叅提輕則發遣巡按御史及三司處泪其後漸不復然御史于巡撫尚猶投刺稱晚生侍坐也辛卯以後則僉坐矣尋稱晚侍生

正坐矣又稱侍教生矣已而與巡撫彼此俱稱侍教生矣已而與巡撫俱稱侍生矣蓋由南北多警遷擢旣驟巡撫不必耆宿御史多有與之同臺者又功罪勘報其權往往屬之御史積漸凌替故非一朝也

正德以前都御史曾于都察院上任者御史執屬官禮嘉靖中葉都御史曾于本院協管堂事者尚執屬官禮二十年年雖管堂事者俱勿論矣

余初仕刑部時尚書聞莊簡公甫去任而屠簡肅公代之其絜淡爲天下最踰劉應何猶能守而勿失如

淮安理刑必用半年之外曾經提牢過者南北決囚
三人必于主事中差資最深者毫髮不敢亂二十年
後有甫入部而遽委理刑者有越資而差審決者甚
至有以私情借別部差者有借本部潞除名目不當
差官而差者此可嘆也
翰林分考會試雖本經房而不係所取者不稱門生
惟入翰林則稱門生侍坐而至位三品以上不復叙
嘉靖甲辰吾鄉瞿文懿公景淳及第而太保嚴公訥
同考皆詩經瞿以齒長坐輒據其上亦不投門生刺

也至乙未嚴公復入場而少師李公春芳復于詩經中會試亦不于嚴公投門生刺也此皆不可曉

百年前翰林京堂諸公使事還里及以禮致仕若在告者謁巡按按察司兵道則入中門乘而道巡撫布政司府州縣則由傍門乘來階蓋以桑梓之重與特憲者有分別耳吾吳朱恭靖公希周最名爲恭謹然尚馳御史中門甬道爲提學胡直所強下階胡嘗爲余言之余不敢對近者寧波張尚書時徹欲馳撫按監司甬道至兩不兩閒而華亭董侍郎傳策馳兩道

爾亦退有煩言今遂無此事矣

故事內閣大學士肩輿出則六卿以下皆避而吏部尚書獨不避遇則下輿 余入仕時聞雖簡公猶守此與貴溪分宜二相偶遇而揖二相不能也苑簡太位夏涪縣邪謨繼之則避矣

吏部尚書與三品大九卿四品左右通政大理少卿遇則皆下輿馬揖其四品以下同其長遇則不避獨行則多避而自楊襄毅在隆慶初以少傅爲吏部尚書位望俱重于是左右侍郎自本部外皆遠避矣迄

于今不復改楊公之再起以吏部尚書掌兵部事侍郎有欲不避者竟不敢

太常應天光祿太僕皆三品卿出乘輿而皆避侍郎副都御史輿此最無謂不知起自何代大輿祖制不合夫入朝同一班出而避道何也華亭董公傳策爲太僕寺卿不避侍郎輿人以其先朝直臣莫敢難之後竟不行

余檀郎日今馬中丞文煒時任荆州兵廵道爲余言前任某每江陵公之父封君某相訪輒于大門外一

拱而入令人推其輿由中道進至儀門復一拱復令人推其輿進至堂巳從傍進見即前堂延之正坐而已侍坐送亦如之馬至第任其由兩道而執主禮如常自是封君不復候馬使人傳問而已又言江陵時有賜及父母或誥命皆令家僮私齎至家封君于中堂跪聽開讀子孫列月臺兩道府乃又列其下問作何處佘謂此更不可示人其家物也非物道府與詔敕也但吉服至門俟宣畢而後入賀可也馬深以爲然當亦如所云行之江陵聞亦不以爲忤

故事巡按御史行部必竣事而後與鄉士大夫還往當徐文貞公柄國日其父贈公在鄉賢祠時直指之陳姓者三日謁文廟畢即謁贈公主于祠而後聽諸生講講畢即造文貞第謁家廟設坐于堂拜之而後出一時他直指皆效之郡遂定爲儀注後直指溫見儀注大駭泚筆荅之諭郡毋入此條而身行禮亦不敢廢嘗爲余言如此及文貞公謝政歸直指無謁鄉賢祠者而其訪文貞亦必待竣事矣

二司自謁吏部都察院庭參有跪而至于朝房私第

及驛傳迎送則惟長揖而已內閣大臣雖尊貴無詭禮而江陵之奔喪所經省分三司皆出數百里外以謁然跪者十之六七未盡純暨還朝則先遣牌請本閣部所經由二司相見俱遵照見部禮于是無不詭者矣

三十年前他郡推在吾州查盤者州守與之抗禮歎飲具賓主式于門外下輿小示別而已迩來查盤他郡推官至州守入見行跪禮乃至以他事或便道過州亦必跪縣宴會劇飲謔浪歎呼必待坐不敢講敵

禮也有崑山縣丞劉諧者由給事中考察降而御史委之查盤常熟嘉定常熟令見之行跪禮嘉定令禮之一如推官惟不行跪而劉尚怏怏不悦恣流言真可謂倒置矣

余自嘉靖丁巳戊午間爲青臬前後所周還三撫臺劉公來傅公頤丁公以忠皆知巳丁公又同察而是時無臣體尚尊劉公三次詢問事體丁公亦如之皆手書不具名惟丁公一次用單紅帖而巳戊辰起兵備大名撫臺爲温公如璋後余三科進士亦舊知也

手書論事無所不及而筆益潦艸亦不具名刺轉叅政浙江外公中虛爲撫臺之淺而知戶深每有所詢輒另具姓名雙揭刺余以爲奇歸田數年來乃知所不用刺而稱公稱丈履屢至有施之郡守以下者雖能得其歡心而事體日益褻矣

兩廣二司初謁總督行跪禮益褻狎之威劫使之其後迄不能正嘉靖末應侍郎檟爲總督比公守常州遵憲綱不肯跪御史有山字太守之目雖見惜自館爲天下所誦稱至是人有以風公者不得已聽之詭

禮遂廢江西巡按獨不遵憲綱自下坐而二司夾侍左右十年以來一御史改正就從憲綱矣惟此二事不觚而觚者可紀也

京師稱謂極尊者曰老先生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如之門生稱家主亦不過門老先生而已至分宜當國而諛者老弟其厚之甚者稱夫子此後門生稱座主俱曰老師余自丙辰再入朝則三品以上庶僚多稱之曰老翁又有無故而稱老師者今不可勝紀矣

內閣諸老縉紳于外稱呼亦不過曰某老先生而已分宜當國多稱之曰相公而華亭餘姚與同事則別姓以異之然不盡儕也至江陵晚年則直稱曰老相公而他皆別以姓矣

馮璫勢張甚固安武清以長樂尊父見之亦叩頭惟謹呼老公公馮小屈膝答之曰皇親免禮而已若駙馬叩頭則垂手小扶耳不為敬也

國朝文武大臣見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見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見劉瑾而跪者十之八嘉靖以來此事殆

絕而江陵歿其黨自相猜欲結馮璫以爲援乃至言官亦有屈膝者矣

故事投刺通書于東西皆書一正字雖甚不雅亦不知所由來而承傳已久余自癸酉起官見書牘以指闊紅帋帖其上間書啓字而丙子入朝投刺俱不書正字矣初亦以爲雅既而問之知其爲避江陵諱也

正德中稱謂尤簡至嘉靖中始有稱翁者然不過施之于三品九卿耳其後四五品京堂翰林以至方伯憲長皆稱翁矣今則翰林科道吏部以至大參僉憲

郡守無不稱翁足又其甚者部屬在外及丞倅司理
亦稱翁矣此其謟諛闒冗流穢人目固無足道而又
有一種可怪者往時于鱗與余頗厭惡之與予輩
尺牘相聞以字然不過郡邑十余人至于詩文稱字
稍廣然亦僅施之年位輩行相若者耳今貧士書生
不見錄有司輸粟富家兒不識一丁口尚乳臭輒戴
紫陽巾衣忠靜衣挾行卷詩題尺牘俱稱于鱗伯玉
而究之尚未識面
諸生中鄉薦與衆予中會試者郡縣則必送提報以

紅綾爲旗金書立竿以揚之若狀元及第則以黃紵絲金書狀元立竿以揚之其他則否萬曆戊寅吾郡申相公入閣報至撫按兵道創狀元宰輔字金書于黃旗揭竿于門入雲表間此公知之頗不樂也而不及正矣又一大司馬子拜錦衣千戶一大宗伯子入胄監郡縣皆送旗比之中式者加壯麗數倍

先朝之制惟總兵官列營始舉炮奏鼓吹而吾蘇韓襄毅公雍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開府梧州最盛日是三邊宜大之總督以至內地帶提督者皆然若巡

撫則不爾先君代楊襄毅總督駐密雲聽堂則不炮奏鼓吹云楊公固如是得非密雲近京猶當稍從裁省耶然自是之後巡撫亦無不舉炮奏鼓吹矣倭變來巡江御史亦行之五六年前吾州兵道亦行之内地之人少聞金鼓不無駭異又每一臺使行部則寂然無聲久而復作殊不爲雅

余于嘉靖中見在都一二翰林有乘兩人肩輿出城飲宴者以爲怪事至萬曆甲戌郎署往往有之不復以爲異矣同寮二三少卿至乘四人肩輿開路出西

北郭門無有問之者矣

余推郎日襄陽楊兵巡一彪以考蒲吏部題覆陞湖廣右參政仍管兵巡事當時猶有文移稱右參政仍管兵巡事余竊非之以爲此仍字蓋緣不移道而設不當入御偶閱萬曆癸未登科錄則倪銀臺光薦以工部左侍郎仍管通政使事入銜皆可笑也當時代言者亦誤只當稱掌通政使事不當言管通政使事也

世廟晚年不視朝以故群臣服飾不甚依分若三品

所繫則多金鑲雕花銀母象牙明角沉檀帶四品則皆用金鑲玳瑁鶴頂銀母明角伽楠沉速帶五品則皆用雕花象牙明角銀母等帶六七品用素帶亦如之而未有本色者今上頗注意朝儀申明服式于是一切不用惟金銀花素二色而已此亦不觚而觚之一也

主事署郎中員外郎不得繫花帶而武臣自都督同知以至指揮僉事凡署職者皆得繫其帶此國初以來沿襲之久遂成故事矣獨會典所載服色武職三

品以下有虎豹熊羆彪海馬尾牛之制而今則通用獅子畧不之禁此不可曉也

宋時諸公卿往返俱用四六啓余甚厭之以爲無益于事然其文辭尚有可觀嘉靖之末貴溪作相四六盛行華亭當國此風小省而近年以來則三公九卿至臺諫無不投啓者矣漸次投部僚亦啓矣撫按監司日以此役人司訓諸生日以此見役肯不能脫畢冗不知何所底止余平生不作四六然未嘗用此得罪

分宜當國而家人永年專爲世蕃過錢署號曰寉坡無不稱寉坡者一御史朱與之稱義兄弟而小九卿給事御史投刺十蓋一二至江陵當國而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署號曰楚濱無不稱楚濱者翰林一大條爲記以贈之而二給事皆李姓與之通婚講翰林諸公贈詩及文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十至四五矣徹侯緹帥延欵必上坐衣冠騎馬洋洋長安中勢尤可畏後事敗一坐絞一坐斬人心雖快而士大夫之體則已糜爛不可收拾矣

先君初以御史使河東取道歸里所過遇撫按必先顧荅拜之出酒食相款必精腆而品不過繁然亦不嘗下請刺也今翰林科道過者無不置席具啓肅請矣先君以御史請告里居巡按來相訪則留飯葷素不過十器或少益以糖蜜果餌海味之屬進子鵝必去其首尾而以雞首尾葢之曰御史毋食鵝例也若近年以來則水陸畢陳留連十夜至有用聲樂者矣先君巡按湖廣還見諸大老止一刻曾南豐集大明律例各一部爲贄嚴氏雖勢張甚亦無用幣也二年

在楚所投謁政府絕不作書嘗時匪直先君爲然有
用帑者知之則頗以爲駭矣
余以刑部主事慮囚江北見巡撫必侍坐抵家及所
過道路遇之皆然惟審錄舊窺以勅諭事重且多年
深正郎故有僉坐之說而亦不能盡守當時戶工二
部固無論也及余以副都撫鄖陽所見主事以上無
不僉坐者間有一二人持不肯亦必强之坐不容獨
異也亦不知起自何時
余舉進士不能攻苦食儉初歲費將三百金同年中

有費不能百金者今遂過六七百金無不取貸于人恭贄見大小座主會同年及鄉里官長酬酢公私宴醼賞勞座主僕從與內閣吏部之與人比舊往往數倍而裘馬之飾又不知省節若此將來何以教廉

河南淮北山陝諸郡士大夫多仍王威寧康德涵之習大小會必呼伎樂留連宿飲至著之詞曲不以爲怪若吳中舊有之則大縣考察削籍不堪復收者既而聽用在告諸公亦染指矣又既而見任陞遷及奉使過里者復瀾倒矣乃至居喪未經練白恰左州侯右

夏姬以縱游湖山之間從人指目了不知恤嗚呼異哉

余在山東日待郡守禮頗簡留飯一次彼必側坐雖迂官謁辭送之階下而已遣官人投一刺亦不荅盇其時皆然其後復起累遷山西按察使一日清軍提學二道偶約余同宴二郡守升官者置酒于書院余甚難之第令列名與分而辭不往乃聞其糟腐張嬉樂其賓主縱飲夜分而罷頗以為怪後問之余爺乃知近日處處皆然不以為異也

余初任山東時布按二司後堂無留郡守坐者留之坐則必于私衙雖設飯無害而後官至山西臬則自守以至倅理無不留坐後堂者矣當時撫按不留郡守令坐司理縣令行取亦只立待茶而已今兩直隸至留飯矣聞之各省尚不盡然

二司自方伯以至僉憲稱撫臺曰老先生稱按院則曰先生大人其語雖不爲雅而相承傳已久二十年來凡宣大之守巡與吾南直隸之兵備皆以老先生稱按院矣

余初于西曹見說舊事投刺有異者一大臣于正德中上書太監劉瑾云門下小厮某上恩主老公公嘉靖中一儀部郎謁翊國公勛則云渺渺小学生某皆極卑詬可笑然至余所親見復有怪誕不經者一自稱不佞至通家一家不佞治下不佞鄰治下侍眷不佞一自稱牛馬走亦曰通家治下牛馬走一曰湖海生形泯生一曰神交小子一曰將進僕一曰未面門生一曰門下沐恩小的一曰何罪生此皆可嘔穢不堪捧腹

袴褶戎服也其短袖或無袖而衣中斷其下有橫褶而下復豎褶之若袖長則為曳撒腰中間斷以一線道橫之則謂之程子衣無線導者則謂之道袍又曰直綴此三者燕居之所常用也邇年以來忽謂程子衣道袍皆過簡而士大夫宴會必衣曳撒是以戎服為盛而雅服為輕吾未之從也尺牘之有副啓也或有所指譏或有所請託不可雜他語不敢具名姓如宋疏之貼黃類耳近年以來必以此為加厚大抵此之正書稍簡其辭無他說或無所忌諱而欲隱其名

甚至有稱副啓一副二至三至四者余甚厭之一切
都絕卻以我爲簡褻亦任之而已
分宜當國而子世蕃挾以行黷天下之金玉寶貨無
所不致其最後乃始及法書名畫盖始以免俗且斷
傍耳而至其所欲得往往假總督撫按之勢以脇之
至有破家殞命者而價亦驟長分宜敗什九入天府
後復佚出大半入朱忠僖家朱好之甚豪奪巧取所
蓄之富幾與分宜埒後殁而其最精者十二歸江陵
江陵受他饋遺亦如之然不能當分宜之半計今籍

矣若使用事大臣無所嗜好此價當自平也

畫當重宋而三十年來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鎮以逮明沈周價驟增十倍窰器當重哥汝而十五年來忽重宣德以至永樂成化價亦驟增十倍大抵吳人濫觴而徽人導之俱可怪也今吾吳中陸子剛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銀趙良璧之治錫馬勳治扇周治治商嵌及歙呂愛山治金王小溪治瑪瑙蔣抱雲治銅皆比常價再倍而其人至有與縉紳坐者近聞此女流入宮掖其勢尚未已也

兄弟之子曰從子自是而推次從兄弟之子次五服以內兄弟之子次妻之親從子與姊妹之子曰甥者次知巳義兄弟之子次五服以外兄弟之子是諸子者行必隨行坐必侍坐不可踰也次中表兄弟之子次同年之子次紫家會友之子年齒懸絕者行必隨行坐必隨必侍坐有宴會不並席也子之同年與遠戚兄之子雖同年之子而年位高者行不必隨坐不必侍不據上席可也今獨同年之世講重者身貴而為同年之子故賤也何以明其可小殺也同年至宰

輔而身下寮則不敢講敵禮也遇公事糺扞不避矣甚至勢避而首相傾名軋而陰相毀有利必相就有害必相擠卽先君子之難與後之幾不擭伸伸而不能盡一二皆同年爲之故曰可少殺也

金臺紀聞

雲間陸深

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夫聞見難矣多又難也多而能擇又難也能擇而能從識之又難也此非聖人之神不足以與此予忝登朝爲史官記載職也偶有所得輒漫書之蓋自乙丑之夏訖于戊辰九月録爲一卷題曰金臺記聞藏之庶以便自考焉爾江東陸深書於靜勝軒

弘治癸亥蒲谿章先生德懋起爲南京國子祭酒一

見予遂蒙顧待嘗以事見輒慰諭之曰大凡爲禮貴敬而和不必太促縮令人氣索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凡見一有爵位者須自量我胸中所有若不在其人之下何爲畏之哉比爲庶吉士與座主劉學士司直忠先生偶道此先生微哂曰此老失言矣孟子所謂藐者是藐其勢位若如所云是藐其人矣章公接引之至劉公析理之精前輩風度如此

世所傳張僊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蕊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携此圖遂懸於壁且祀之謹

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致詰焉夫人詭答之曰此我蜀中張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張仙也蜀人劉希召秋官向余如此說蘇老泉時去孟蜀近不應不知其事也

李少卿子陽旻自南京來與余論綱目數事其論書新莽云莽操溫之徒皆篡弒之賊於魏書太祖於梁書太祖於新獨斥之莽者何實錄也何以謂之實錄各因當時之文也新者國也莽者名也魏梁之繼世皆有天下廟號儼然而莽死於亂兵之手美惡無一

定之謚將從何書書其國繫之名爾此春秋據事直書之舊例也其言有理又謂莽大夫楊雄死與晉徵士陶潛卒則爲贊華春秋之法大夫致仕卒而不書若曰借二人以爲漢晉起例則孔子何以不得卒於春秋云

北人驗牌以天明三星入地爲河凍之候正月丙寅冬至在十一月二十八日都下寒最遲而河亦遲凍是月望日與諸吉士早朝共試觀之黎明三星正入地而河氷亦適合云

天妃宮江淮閩濵海多有之其神爲女子三人俗傳神姓林氏遂實以爲靈素三女太虛之中惟天爲大地次之故製字者謂一大爲天二小爲地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者宜稱妃耳其數從三者亦因一大二小之文蓋所祀者海神也元用海運故其祀爲重司馬温公則謂水陰類也其神當爲女子此理或云朱宣和中遣使高麗挾閩商以往中流遭風賴神以免使者路允迪上其事於朝始有祀丘濬碑

東白先生張東侍廷辯云自余登朝而内閣侍中官

之禮凡幾變　英廟天順間李文達公賢爲首相司禮監巨璫以議事至者便服接見之事畢揖之而退後彭文憲時繼之門者來報必衣冠見之與之分列而坐閣老面西太監面東太監第一人位對閣老第三人常虛其上二位後陳閣老文則送之出閣後商閣老輅又送之下階後萬閣老安又送至內閣門矣今凡調　旨議事則掌司禮者間出其餘或使少監并用事者傳命而已

殿口上以石鑿獸置兩傍狀似蜥蜴首下尾上其名

曰虬蝮背鵾鶵氏生三子長曰蒲牢好聲以飾鐘今之鐘紐是也次曰鵾吻好望以飾屋今之吻頭是也次曰虬蝮好飲即今獸口所置是也

鄧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石魚長可二三寸天然鱗鬣或雙或隻不等云藏衣笥中能辟蠹魚

又平陽府侯馬驛澮河兩岸仄土上皆婦人手跡或掌或拳儼然若印削去之其中復然又大同山中有人骨在山之腰上下五六十丈皆石耳惟中間一帶可四五尺皆髑髏歷節齟齬然閗中之山數處亦爾

余聞之陝西舉人張守後以訪之士大夫云果然造化變幻何所不有也

蚯蚓糞能治蜂螫余少時摘黃柑為遊蜂所毒急以井泉調蚯蚓糞塗之其痛立止聞之昔人納涼簷際見石蜂為蜘蛛所罥蛛出取蜂受螫而墮少甦爬沙墻角以後足抵蚯蚓糞掩其傷須臾健行卒啖其蜂於禍信乎物亦有知也況存中筆談亦記一事與此相類但謂以芋梗耳姑試之

偷桃事有兩一說王母獻桃於武帝東方朔從旁竊

視之王母指之曰此兒巳三度偷吾桃矣一說武帝時東方之國貢小人至使朔辨之朔曰王母種桃三千歲一結子此兒巳三度偷桃矣未知孰是

正德二年八月十四日加　恩諸元老内閣則西涯李公時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加俸一級守靜焦公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升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吏書如故守谿王公以户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升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户書如故冢宰許

公進司馬劉公宇俱太子少保宗伯李公傑司寇屠公勳司徒顧公佐司空李公鐩皆賜玉帶余嘗聞前輩云 本朝文班玉帶不過五條余初登 朝所見亦止五條爲內閣劉少師健李東陽謝遷二太保冢宰馬少師文升司寇閔太保珪皆官至一品云 今上登極明年五月馬少師致仕時守靜焦公以吏侍進吏書不久遂賜玉十月劉謝二公致仕焦公以吏書入閣文班才三條既而守谿公被賜曾司空以進呈 奉天殿花毯被賜復如五條之數數日曾公李

閲兩月閔公致仕自是六卿無腰玉者又三月許冢宰劉司馬同日被賜復如五條之數時四明屠公滽以太子太傅吏書起復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適過其數令至十玉盛矣哉景泰初九列皆加太子少保而鹽山王公翺泰和王公直並爲吏書壽有滿朝皆少保一部兩尚書之語弘治末學士最多而謝閣老木齋鴻臚寺卿賈斌太常寺卿崔志端俱帶禮書時有翰林十學士禮部四尚書之語今可謂六卿皆玉帶吏部四尚書矣内閣李焦二公與左都御史屠公俱

吏書但二王公並涖天官而今則帶銜云

公穀文法悉著何字嘗與汪檢討器之論及必當時口相講授作答問語而其徒錄之者也故其間文有極拙者非必如左氏操觚爲之近見元儒郝文忠經伯常三傳折衷序亦云公穀二氏口授其義而爲之傳故其文約其辭切其辨精反復曲折使聖人微婉之旨可推而見云乃知古人先有以此求之者文忠文有與友人論文法書亦前人所未道者其書曰古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後辭由理出文自辭生法以文

著相因而成也非先求法而作之也後世之為文也
則不然先求法度然後措辭以求理若握杼柚求人
之絲枲而織之經營比次絡繹接續以求端緒求措
一辭鈐制夭閼惟恐其不工而無法故後之為文法
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資於人
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無法秪為
近世之文弗逮乎古矣

友人王瑄字瑩中江浦人與定山莊孔易同里嘗往
來定山之門為余談白沙陳公甫來訪定山定山挐

丹送之有維揚一士人同泛數十里士人素滑稽是日極肆談鋒盡袵席褻昵之事人不堪聞故以是爲二老困定山怒不能忍幾至厲聲色迨明日餘恨猶未已白沙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旣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之

孝廟人才之盛好事者取其父子同朝作對聯云雙探花父兩箇狀元兒時張宗伯昇已丑狀元子恩王禮侍華辛丑狀元子守仁俱爲兵部主事戶部郎中劉鳳儀則已未探花龍之父兵部員外李瓚則壬

戌探花廷相之父也一時橋梓前此未之有也

金華戴元禮　國初名醫嘗被　召至南京見一醫家迎求溢戶酬應不閒元禮意必深于術者注目焉按方發劑皆無他異退而怪之日往觀焉偶一人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麾之去元禮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爾元禮求得其書乃餳字耳元禮急為正之嗚呼不辨餳錫而醫者世胡可以弗謹哉

楊文貞公云東坡之竹妙而不真息齋之竹真而不

妙

嘗聞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正掩日輪上則月爲之食傳注家謂月蝕爲暗虛所射者余未敢信以爲然

袁凱字景文別號海叟有海叟集行于世 國初詩人之冠冕吾鄉人仕爲御史 太祖高皇帝嘗欲戮一人 皇太子懇釋之召凱問曰朕欲刑之而東宮欲釋之孰是凱對曰 陛下刑之者法之正東宮釋之者心之慈 太祖怒以爲凱持兩端下之獄凱下

獄三日不食　太祖遣人勸之食已而宥之每臨朝見凱問曰是持兩端者凱一日趨　朝過金水橋詭得風疾仆不起　太祖曰風疾當不仁命以木鑽鑽之凱忍死不爲動以爲顛甚不才放歸田里凱歸以鐵索鎖項自毀形骸　太祖每念之曰東海走却大鰻鱺何處尋得遣使即其家起爲本郡儒學教授鄉飲爲大賓凱瞠目熟視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復命以爲凱誠風矣遂置之聞之郡主事玄敬穆余少聞故老談袁文旣以疾歸使家人以炒麵攪沙糖從

竹筒出之狀類豬犬下潛布於籬根水涯景文僞匍
往取食之　太祖使人覘知以爲貪不潔矣豈所謂
自免於禍者耶

國初高啟季迪侍郎與袁海叟皆以詩名而雲間與
姑蘇近殊不聞其還往唱酬若不相識然何也玄敬
嘗道季迪有贈景文詩曰新清還似我雄健不如他
今其集不載是詩玄敬得之史鑑明古史得之朱應
祥岐鳳岐鳳吾松人以詩自豪於一時爲序在野集
者其事雖無考然兩言者蓋實錄云

周元素太倉人善畫　太祖一日命畫天下江山圖於便殿壁元素頓首曰臣粗能繪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諳　陛下東征西伐熟知險易請　陛下規模大勢臣從中潤色之　太祖即援毫左右揮灑畢顧元素成之元素從殿下頓首賀曰　陛下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矣　太祖笑而頷之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其議出於馮道此刻書之始也石林葉少蘊以為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道為之爾柳玭

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石林時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然則建本之濫惡蓋自宋已然矣今杭絕無刻　國初蜀尚有板差勝建刻今建益下去永樂宣德間又不逮矣唯近日蘇州工匠稍追古作可觀

古書多重手抄東坡於李氏山房記之甚辨比見石

林一說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讐對故往往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謬世既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其說殆可與坡並傳近日毘陵人用銅鉛爲活字視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間訛謬尤

易夫印已不如錄猶有一定之義稼易易分合又何取焉兹雖小故可以觀變矣

勝國時郡縣俱有學田其所入謂之學糧以供師生廪餼餘則刻書以足一方之用工大者則糾數處爲之以互易成帙故讐校刻畫頗有精者初非圖鬻也

國朝下江南郡縣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七史諸書地理歲月勘校工役並存可識也今學旣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以充餽贐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善乎胡致堂之論明宗曰

命國子監以木本印書所以一立義夫外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效之可也竊之不可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效之因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得爲焉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廷宴餘物懷歸起於唐宣宗時宴百官罷拜舞遺下果物怪問咸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上勑太官今後大宴文武官給食兩分與父母別給果子與男女所食餘者聽以帕子懷歸今此制尚存然有以懷歸不

盡而獲罪者

曾司業鋒振之欲乞終養還戊辰四月中郎謀之夜夢幞頭騎青羊乃去占者以爲當乙未日得請是時六月二十九日得乙未振之屈指以爲是其期也時禁方嚴因循遂過其期後乙未乃八月三十日以爲不至是八月六日巳得 旨允假爲吏部覆疏衆以前夢不驗振之遂再請 旨從中許之明日謝 恩適當八月之乙未振之公服入直房待漏衆共異之

本朝輿地前古無比猶與盛哉然有可疑者二事堯

舜時以冀州為畿四方皆江千五百里今冀州之北能幾何耶三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皆斷髮文身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然為最下也今用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不為害者天幸爾萬一洚水不知何以處之區區開築難以言善

玉堂漫筆

雲間陸深

薛文清公覩崖石每層有紋橫界而層層相沓謂爲天地之初陰陽磨盪而成若水之漾沙一層復一層也殊不知實是水所漾耳蓋天地之初混沌一物惟有水火二者開闢之際火日升水日降而天地分矣凡山阜皆從水中洗出觀江河間沙洲可見余嘗謂水天下之至高者也山天下之至卑者也故海底有石而山顛有水然水亦實至高霜露雨雪是也

孟子塞乎天地之間塞字與吾往矣字相應是克然不撓屈之義與塞天地貫金石語微不同雖横渠亦有天地之塞吾其體之言恐與孟子之意不同

性字從心從生若以耳目口鼻手足動靜爲性此近於作用之說釋氏嘗曰狗子有佛性是也然釋氏之所謂性其義亦與吾儒不同

薛文清公與吳康齋嘗言夢見朱子孔子二公皆質實人雖無妄語然不書亦可也

釋氏之所謂心吾儒之所謂氣也所謂性似吾儒之

所謂心者命名取義各有宗旨不必比而議之可也

昔人謂月體無光借日爲光矣予亦有粉丸之喻故新月之闕向東殘月之闕向西此之謂映日可也推望後之月闕亦向西似與映日之說稍礙戊戌正月十九日予寓東長安是夜客散適見闕月初升闕處乃西向疑之明日晉陽諸生來見因舉予月影辨因識之

虞伯生集題耕織圖大意謂元有中原置十道勸農使總於大司農皆愼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親歷原野

安輯而教訓之功成省歸憲司憲司置四僉事其二
乃勸農之官由是天下守令皆以勸農繫銜憲司以
耕桑之事上大司農至郡縣大門兩壁皆畫耕織圖
此意甚好我　朝立法最爲周密似少此耳
漢哀帝時王舜劉歆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而七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
變也茍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殷之三宗是
巳宗無數也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又云宗其道
而毀其廟此皆據統一之君而論又曰迭毀之禮親

疎相推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漢儒之說不過如此似涉傳會姑錄出

天包地外水在地中恐名理亦未盡天包水外水包地外地水皆在天中晉志述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恐亦難據使天果有外恐只是氣耳豈容有水耶氣無窮理亦無窮邪倒說

嘗見閭閻尙有憲副云龍袖嬌民爲戒　文皇帝白溝之役時事歐陽圭齋南詞中已有此語想是元時方言不知是何等也

圭齋論風雅取名最有理前輩說詩者之所不及也其言曰風卽風以動之之風雅卽雅烏之雅以其聲能動物也又曰風雅惟其聲不必惟其辭故有聲而無辭者有之無聲而有辭者無有也

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此張衡靈憲生魄生明之說也嘉靖戊戌九月望在十六十四日晨入朝有事於太廟見月西墜而闕處向東南此時日在寅宮矣二十二日晨起見月闕正向西周髀步月自東而南而西而北穹

天所論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恐亦有理

予登乙丑科今三十六年矣浮沉中外六十有三歲巳亥蒙　御筆親題以學士掌行在翰林院印扈從南巡時同年在朝者九人掌十印亦盛事也内閣未齋顧公居守賜關防右門翟公新起行遊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鑄關防禮部行在則介溪嚴公兵部尚書則東瀛張公禮部印則甬川張公兼掌翰林院印刑部印則南塘朱公戶部右侍郎三峰高

公出辦糧草亦給關防以行順天府尹則石峰邵公

俞貞木洞庭人石澗先生之孫年九十六而卒嘗見其題趙仲穆畫馬一絕頗有風致房星方墮墨池中飛出蒲稍八尺龍想像開元張太僕朝回騎過午門東

漢制以本官任他職者曰兼常惠以右將軍兼典屬國是也以高官攝卑職者曰領劉向以光祿大夫領校書是也唐制有曰攝者如侍中之攝吏部是也又有行守試之別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未正

名命者爲試宋制則高一品爲行下一品爲守下二等爲試元祐以後又置權官如以侍郎權尚書之類

漢制趙充國爲假司馬則又有假職矣

宋制以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謂之內制以他職帶知制誥謂之外制

本朝開科自洪武四年辛亥始後至十七年甲子復設乙丑會試楊文貞謂國初三科猶循元制作經疑至二十一年戊辰始定今三場之制刻錄

楊州漕河東岸有墓道題曰夏國公夏音虔與夏字相

類少一發筆下作又行人遂訛呼爲夏國公益鎮遠侯顧公王之賜葬也王丙申歲歸 太祖累立戰功靖難師起輔 仁宗居守北京內難平論功封鎮遠侯年八十有五永樂十二年卒 國初功臣未有壽考如王者也王最有功於貴州出鎮貴州時辭 仁宗於文華殿曰 殿下於事君父恤兵民素行有誠惟於小人當置度外凡事有天理不足計意爲漢府然其辭指溫厚亦武臣中之難得者獨與姚少師論兵不合云

金陵陳先生遇字中行自少篤學仕元爲溫州路學
教授時兵亂棄官歸隱閒居一室署曰靜誠每夙興
焚香叩天願生　聖主以救世我　太祖克金陵南
臺侍御史秦元之薦於上即日召見與語大悅稱先
生而不名既定爲贊畫寔多命爲翰林學士者再皆
辭又命爲禮部侍郎又辭又除爲禮部尚書又固辭
上嘉獎述稱君子數諭之曰卿即老不欲仕有子令
帶刀侍衛亦叩首以子幼辭洪武甲子年七十二卒
董倫誌其墓

宋太祖北征因河東諜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讎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爲重困此一方之民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自漢魏以來詞命簡潔未有其比

陳東宇約之以翰林編修出官二司今以參議捧表入京過余問近世詩體予未及答明日以所作高子業集序爲贄其持論甚當但詩貴性情要從胸次中流出近時李獻吉何仲默最工姑自其近體論之似

洛人格套雖謂之擬作亦可也楊載有云詩當取裁
漢魏而音節以唐爲宗殆名言也
國初書法以詹孟舉希原爲第一奕棋以江陰相子
先爲國手奉化胡廷鉉與孟舉同書千文　太祖以
延鉉書法過孟舉令書皇陵碑鄞人樓得達亦眾勝
子先得賜冠帶都南濠亦記一僧[illegible]勝子先云
相傳永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訪邋遢張仙
人即張三丰名通號玄玄子天師之後衛府鳳翔寶
雞縣之金臺觀修煉洪武壬申常應蜀獻王之召碑

還山金時人也都太僕玄敬嘗爲予言蘇城人家有三丰手筆蓋與劉太保秉中冷協律起敬同學於沙門海雲者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遺跡三丰陝西寶雞人元時於鹿邑之太清宮學道與朝用高祖毅相識往來其家爲親密亦愛朝用之父叔廉元末兵亂叔廉避地寶雞洪武中三丰亦來寶雞與西蜀李道士白雲先生交契相厚朝用時方年十三三丰見之問曰汝誰家子答曰吾父柘城張叔廉也兵亂徙家於此三丰曰我張玄玄也昔柘城時多擾汝家名毅

者為誰答曰吾高祖也三丰曰吾曾見其始生時童于其勉力讀書後當官至三品越月朝用與李白雲送之北去見其行足不俊也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其常識三丰為之爲均州知州與同往尋訪竟無所遇而還十五年　文皇再遣寳雞醫官蘇欽等齋香書遍訪名山求之又遣龍虎山道士奉書云皇帝致書真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遍詣名山虔請真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質疎

脩德行非邪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龍虎山道士謹致香奉書虔請拱候雲車夙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或云此舉實託之以别有所爲忠安行事有密勅云又淮安王宗道字景雲學仙嘗與三丰往來游從永樂三年國子助教王達善以宗道識三丰薦　文皇召見文華殿賜金冠鶴氅奉書香徧訪於天下名山越十年足跡滿天下竟無所遇而還復命近見都公談纂記三丰在洪武永樂中事三則祝希哲野記冷謙作仙奕圖以遺

禮部都察院叅劾予掌詹事印用伴衛門與崔少詹後渠坐堂復至東閣書會一時冷局為之振作時見左順門陳御座設黃幄於上將朝廷欲修午朝故事邪因讀惠安新集備記於此

張文潛以水喻作文之法至謂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此言切中今日之弊

太祖時南京官僚想用余葢襲封誠意伯劉有華葢殿侍宴退朝詩云團團綺羅傘蔽服金文章可

見

史記扁鵲傳飲以上池之水上池水竹木上未到地水

宋高宗南渡建炎初有臣僚召對所陳劄子首曰恭惟陛下歲二月東廵狩至於錢塘呂順浩當國見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文章之弊一至於此爲之浩歎

柘湖今在華亭縣南六十五里本海鹽縣地王莽時改曰展武因陷爲湖

扈瀆今在上海縣北十里本海鹽之東扈晉袁崧築
壘以禦孫恩者
上海縣元末割華亭東北之五鄉分置唐天寶初割
海鹽之北境置華亭縣
蘇丑字叔武欲人易簡之後年八十餘正統間卒以
隱逸自高性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購之曰此足
養心性非他玩好可比其人品亦可謂博雅矣近時
江南人家有好古玩物至於敗家亡身者此又可爲
監戒也

衡山後生竹最大名曰南竹土人截取其筒以爲甑飾處可置盥盆然在深山中人蹟不到之處

世傳七賢過關圖或以爲即竹林七賢爾屢有人持其畫來求題跋漫無所據觀其畫衣冠騎從當是晉魏間人物意態若將避地者或謂即論語作者七人像而爲畫爾姜南舉人云是開元間冬雪後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圖之虞伯生有題孟浩然像詩風雪空堂破帽溫七人圖裏一人存又有槎溪張輅詩二李清狂

狎二張吟鞭遥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是必有所傳云

元高德基云吳人尚奢爭勝所事不切廣置田宅計較微利不知異時反貽子孫不肖之害故謂之蘇州獃自今觀之獃豈獨蘇哉

富韓公嚴重寡言辭皆購邵氏聞見錄記其一則曰弼嘗病今之作文字無所發明但模稜依違而已人之爲善不易人之爲惡必用奸謀以逃刑戮君子爲小人所勝不過祿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

頭褒善貶惡使善者貴惡者賤須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畏怯也

世言大藏經五千四十八卷此自唐開元間總結經律論之目至貞元間又增新經二百餘卷宋至道以後惟淨所譯新經又九千五百餘卷予見南宋藏經與元藏亦不同而本　朝藏經又添入元僧以後諸人文字而卷數仍舊豈亦有添減歟

襄陽大堤曲有倒着接離花下迷蓋用白紗作巾南朝雖帝王亦服白紗帽沈攸之所謂大事若克白紗

帽其着耳又別有白疊巾白綸巾後世惟凶服乃用

白

予遊金陵觀大功坊回龍巷想見當時　君臣之際焉大將軍為人謙謙不伐又從父老問大將軍時事其感元帝於開平也闕其圍一角使逃去常開平怒於大功大將軍言是雖夷狄然嘗久帝天下吾　主上又何加焉將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則縱之固便開平且未然嗚呼深遠矣

文章貴簡明王伯厚甫嘗稱歐陽公劉柳無稱於事

業姚宋不見於文章過於唐人所云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臯嚴忌善為文章而不知嚴廊終不若漢人所謂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尤為痛快也宋徽宗宣和六年禮部試進士至萬五千人是年賜第八百餘人宋朝故事每廷試前十名御樂院先以文卷奏御定高下高宗建炎問始曰取士當務至公考官自足憑信豈容以一人之意更自升降自今勿先進卷于此真帝王之體古所謂君明樂官不明樂音者正如此

晉悼公入告羣臣之詞左氏國語並載而不若左氏之簡嚴也左氏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國語作孤之及此天也惟此語勝左氏

古之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曰葢天曰渾天宣夜無師周髀葢天考驗多失獨渾天近理其言曰天如雞卵地如卵黃天大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